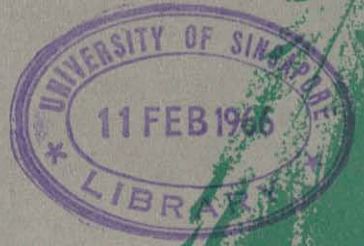


135501

版出月一十年三六九一

風 蕉



本期要目

我們對馬華文壇的看法

紀錄

兇手

陳孟

信念的萌育

魯莽

孩子的心事

秋朗

我們不會上當

江河

太太是自己的好

梁園

阿拉貝

喬哀思

真和假

蔡文甫

失喪者

黃崖



每份三角
中篇文叢不另收費

5201
3600

編者的話

全馬青年作者第三屆野餐會的第二個座談會：「我們對馬華文壇的看法」紀錄，在本期刊出了。在這個座談會中，青年作者對馬華文壇作了十分廣泛和深入的探討，並對馬華文壇的未來提供了許多可貴的意見。相信這份紀錄也能像「我們的基本信念」一樣的引起普遍的反應。文藝座談會是值得提倡和推廣的；在共同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掘許多問題，也可以發現許多真理。發掘問題，可免誤入歧途；發現真理，可免在黑暗中摸索；這是每一個文藝工作者所迫切期望和需要的。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在這期開始開了一個專欄：「文藝沙龍」；大家對於文壇的現狀、文藝創作上的問題，都可以在這個專欄中提出討論；當然，凡是對人身的攻擊，或是缺乏建設性的意見，我們都將予以謝絕。

自本期開始，我們將恢復有計劃的介紹西洋現代文學，這一次刊出的是喬哀思的「阿拉貝」，喬哀思是現代偉大的小說家，大家對他的名字當不會感到陌生。

小說創作方面，本期刊出的有四篇，都各有特色。特出要提醒讀者的是梁園的「太太是自己的好」，這個短篇與一三期發表的黃崖的「酒鬼」，是根據同一個原始資料寫的，陳孟也根據這個原始資料，寫了一個短篇，不久將在本刊發表，以同一的原始資料，寫出三篇不同的小說；在本邦的文壇上是件罕有的事，相信讀者一定會感到興趣。

本期刊出的詩創作雖然不多，然而每一首都具有相當的水準，尤其是周喚的「想起」與王憲陽的「長廊」，特別令人感到清新可喜。本邦的新詩作者在這幾年來，已經走出了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這是一個鐵的事實，就是一小撮喜歡惡意騷擾文壇的小丑也不敢否認，我們深望詩作者們能更勇敢更努力地往前邁進。

目錄

目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一個請教	高 弓 (13)
我們對馬華文壇的看法	座談會 (3)	太太是自己的好	梁 園 (14)
兇手	陳 孟 (5)	重遊王城	陳慧樺 (17)
鳥的飛翔	溫健驪 (6)	阿拉貝	王敬義譯 (18)
信念的萌育	魯 莽 (7)	海	呂晨沙 (21)
日本新詩選	林蕙譯 (8)	真和假	蔡文甫 (22)
孩子的心事	秋 朗 (9)	想起	周 喚 (封底)
我們不會上當	江 河 (12)	夜跋	藍 蕾 (封底)
光明的前途	陳 治 (12)	長廊	王憲陽 (封底)

我們對馬華文壇的看法

第三屆全馬青年作者野餐會
文藝座談會紀錄之二

時間：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半

主席：黃嵐

地點：太平
紀錄：夢平

出席者：陳慧樺、李牛才、林明發、紫燕、陳蕙、魯莽、邱風、冷燕、秋、湖邊柳、藍蕾、秋吟、晉斌、黃懷雲、周喚、張寒、華山、年紅、馬漢、梁園、喬靜、冰谷、龍華、山芭仔等。

我們今天這個座談會，是針對馬華文壇的現狀，做一個具體的討論，並提供意見，如何來加強未來的工作。大家一向關心馬華文壇，而且勤苦從事文藝工作，自然有多方面的觀感和建議。現在我們藉這個機會，共同討論目前存在的難題和缺點，設法克服和改進，並指明未來的發展目標。

(一) 馬華文壇的特色

一個文壇的特色，是由一個區域的文化、社會、歷史及環境形成的。馬華文壇也是這樣。幾百年以來，馬來亞各民族和諧共處，產生一種馬來亞化的生活形態。馬來亞獨立後，中巫印及西歐四種文化，融滙貫通而產生了馬來亞的新文化；於是，馬來亞的中華文化便不是單純的中華文化，而是馬來亞化的中華文化了。文學是文化的一環，因此，馬華文學和中國、香港、及菲律賓等地的華文創作所具有的特色有所不同。馬華文學的定義可以這麼下：在創作中所表達的是本邦華人的思想和感情，所描寫的是本地的生活社會。由於一般語言，有其地域性，所以馬華文學語言的運用，便具有馬來亞化的特色，這些語言不能因為它與中國北方人表達方式的不同，而被指為不通；因為文學語言的表達方式，是隨區域的不同而改變的。文學語言是從當地一般語言中選擇、提煉、加工、淨化，甚至是創作出來的；不過，一般語言必須取其共通性和典型性，這才是最恰當的文學語言，否則便會弄巧反拙。

星馬各家報紙，一向都盡力推行文藝的發展，撥出副刊版位，刊載文藝創作，歡迎各階層的人士投稿。可惜這幾年以來，連大報的副刊也登載武俠小說，把許多文藝版位侵佔了。這是很不好的風氣，必須設法予以改善。

一般說來，在前一個階段，馬華文學的創作仍深受中國五四時代的創

作態度所影響。我國獨立後，題材的發掘偏重於華巫印三大民族的相處生活，強調民族間的和洽團結。以往，有一部分作者，不自覺的跌入現實主義的陷阱裏，而變成某種集團的「革命現實主義」的工具，好在他們都覺醒了，不再被野心家利用去做傳達的工作，而用自由的心靈來創作。

近幾年來，現代文學已經在馬華文壇上崛起了。文學作品是一種藝術創作，所以，脫離傳統範疇的現代文學的存在，不但沒有壞的影響，而且是目前的華文文壇所需要的。近年來，「蕉風」月刊發表了不少現代文學的作品，引起許多作者和讀者對現代文學和傳統文學的論爭，起初大家都固執己見，直到如今，這個論爭的觀點大致上趨於一致：大家由爭論而轉到討論，討論中心是「如何接受現代文學」。這是可喜的現象，也是馬華文壇上不會有過的特色。這種特色會把馬華創作帶上一條新的大道。

以往的文藝工作者，都是孤立的，大家很難有機會相聚在一起，研討創作的問題。前年新加坡舉辦馬來亞作家會議，馬華作家也在受邀之列；四種語文的作家相聚一堂，獲得極大的收效。幾年來，馬華青年作者在本國各地，經常舉辦野餐會、座談會、和文藝講座。這些文藝活動，給文壇激起無數壯闊的波瀾，呈現更蓬勃的新氣象。

(二) 現狀

(A) 詩

現階段的華文詩壇，可說是相當熱鬧的。由於馬華詩作的本身沒有什麼特色，受外來的影響很大。許多年來，詩作者大都喜歡工整流麗的方塊詩和格律詩，所創作的幾乎全是十四行與十六行的「抒情詩」，及五四時代的新詩；本邦的報刊什誌也喜歡刊載這類詩作，或是寫實派的詩歌。至於現代詩的創作，是這幾年才開始的。現代詩也正如新月派、創造社的新詩一樣，是西洋詩的變體；它是一種激發於外來影響的文學形式。目前的馬華現代詩，仍處在胚胎的階段；這是因為受文化背景、語言運用、思想等的影響。加以目前從事現代詩的作者，沒有很大的信心，而且囿限於學識和環境所致。

由於現代詩的提倡和創作，有不少偏愛傳統詩（方塊詩及格律詩）的

讀者及作者，便和現代詩的愛好者，形成了近乎對立的局面。幸好這種論爭並不常在報刊上出現，彼此都能互相尊重，在自由創作的態度下，發展各種流派的詩體。T. S. 艾特略說：「偉大的詩人，必須接受傳統。」這是所有詩作者必須記住的。唯有盡量吸取傳統的精華，寫出來的各種詩體才能豐美。現代詩中的明喻和隱喻如能够運用本邦和中國的神話或典故，而少用西洋化的神話或典故，是值得提倡的。

(B) 小說

小說的產量，一向都很多，目前寫小說的作者更加多。過去，馬華小說可分為兩大派：一是傳統小說，一是港派小說。前者深受五四時代小說創作的影響，刻劃深入，題材現實，態度嚴謹，強調主題；後者注重情節及故事性，技巧平平。至於現代派的小說，是這幾年以來才有的；這種創作，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動的描述，所作的是人類精神及心理的探討。本邦的華文小說創作，以短篇居多，中篇次之，長篇最少，青年作者創作的長篇更不常見。

有些作者的小說，只在寫一個故事，除了告訴讀者一個故事之外，並未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近年來，優秀的西洋現代文學作品，經常被介紹在報刊上，讓讀者欣賞，讓作者觀摩；所以，目前有不少青年作者，一方面承受傳統文學的精華，揚棄其缺點，一方面吸取現代文學的特點，從事內容新、意境新、形式新的小說創作。以往曾經備受讀者歡迎的港派傳奇小說，現在已經少見了。至於專向本邦老牌作家學習風格的青年作者，也開始感到傳統作品不太適合於這個時代，而嘗試「新」的小說創作。

(C) 散文

散文作品的產量相當多，但意境高雅清新的佳作，並不多。原因是題材的發掘不夠廣泛，多數只描寫自然界的景物和身邊瑣事。創作散文需要完整的組織性，和充分的聯想，決不能流於公式化或排列格式的填寫。馬華的散文創作，有兩種不同的特色：一是側重內容，喜歡寫實，多作遊記和敘事之作。一是追求形式表現和文字優美，可說是唯美派。這兩派作品普遍上都得到充分的發展。至於現代派的散文，並不常見，只有一些接近現代散文的創作而已；它所表現的感情是潛伏在字面底下的，使人讀後有無窮的回味，並給人以清新的感覺；有不少的讀者已經對它發生愛好了。

(D) 文學批評

真正屬於文學批評的文章，幾乎沒有。散見在報刊上的那些書評，只用介紹方式把一本書的內容故事簡述出來，加上一些讀後感。這種批評多數以私人感情為準繩，替朋友的單行本吹噓或捧場。此外，有幾位所謂權威的文學評論家，另有居心的用一套自訂的文學標準去衡量作品，這是極為卑鄙和惡毒的。這些都不能算是文學批評。真正的文學批評家，不能固持己見，更不應把一種「文藝路線」或一種「教條」緊箍在文藝創作上。他的工作，應該是幫助讀者去瞭解某個作家，對一部創作多方面探討；決不是單單判定一部作品的好壞，或只強調主題正確、思想健康、和富有教育性等。因為每個作家都有不同的創作環境和創作衝動，以及獨特的人格及思想感情。——其實，作者對於文學批評家的評論，不必存着盲從、迷信或恐懼的心理。一切的評論只是給作者做一個參考而已。

(E) 文學理論

文學理論的作品極少。經常讀到的只是一種意見，不是全面性的理論。創作需要理論的引導，但不是要讀者和作者迷信它，而是要瞭解它，從中得到啓示，使創作有一個憑藉。

(F) 翻譯作品

報刊上見到的馬來文學作品的譯作，並不太少；但外國作品，尤其西洋現代文學作品的翻譯，却少之又少。還有一個特點：華譯的馬來創作很多，而巫譯的華文作品却少得可憐，翻譯作品能溝通民族間的情感。作者應熱心從事巫譯華文的工作，這才能算是文化交流。

(三) 未來的展望

(A) 報刊方面

綜合大家的意見，可分下列六點：①報紙副刊少登武俠小說、考據、語錄之類的文章，增加文藝園地，登載本地創作。②許多報刊的文藝編者對作者不關心，很少盡培養新血的責任。編者和作者應該保持連繫。③編者不要對某些作者，採取歧視的態度。而應該以睿智和豁達的態度，發表各種流派的作品。④編者處理稿件，應該越快越好，決不要使一篇作品經一年後才出籠。⑤編者讓一部份作者包辦發表文章，固然是為了保持報刊的水準，但編者應盡提拔後進作者的責任。⑥報館當局應多聘請專業編輯，來作選稿的工作。

(B) 作者方面

許多作者仍舊孤獨而寂寞的在文藝道路上摸索徘徊，所以文友之間需要保持連繫；舉辦各種文藝活動。文藝工作者應本着藝術良心，以自由的心靈，滙合各種文學流派的優點來寫作。至於修養方面，作者應繼續努力，增進文學素養，提高創作能力。別自滿自足，應把寫作視為本身志願工作，以堅毅熱誠的信念，嚴肅地創作。這樣，文藝工作者必能在我們這個新興的國家裏，開拓出一片百花齊放，鳥語花香的文藝園圃來。

兇手

· 孟 陳 ·



他們是兩個人，兩個人走在一起，一高一矮，一肥一瘦，向前走去。高肥的一個臉上帶着傲慢的表情，跨着蠻有信心的闊大的步伐；矮瘦的一個彷彿有點惶惑地東看看西看看，爲了不使自己落後而脚步顯得匆忙。走着走着，高肥的一個忽然心血來潮，略低下頭，斜睨矮瘦的一個，開口說：「你要知道，你現在不是在書房裡了，你現在是出來撈世界……」

「是，大舅。」矮瘦的一個，恭恭敬敬地回答。

「叫我大隻佬，我喜歡人家這樣叫我。」

「是，大隻佬。」

大隻佬滿意地摸摸下巴。「好，瘦瘦的，你聽着，撈世界，要靠你的拳頭——你的拳頭大嗎？」

瘦瘦的担起怪可憐的只見骨節和脉絡的拳頭，大隻佬搖搖腦袋。

「不行，你的拳頭太小了，人家一定欺侮你。」他頓一頓。「可是不緊，你可以打打沙袋，練一練氣力。」他接着說。「這是個人吃人的世界，你不吃人，便要被人吃，知道嗎？」

「知道，大隻佬。」

「知道就好了。」

他們談着，這時已經走過了充塞着人羣和車輛的熱鬧街道，轉入比較不熱鬧的一條大街。一輛趕時間的汽車以高速度駛來，不知道怎樣，在離他們二十碼遠的地方，撞倒了一個孩子。尖銳的汽車煞止的聲音，慘厲的小孩驚叫聲，撼動了他們兩人的心，也撼動了街上行人的心。從不同的方向，人們衝到出事地點。這突如其來的意外事件，使大隻佬驚愕了數秒鐘，但他立刻撒開脚步，撇下瘦瘦的，第一個衝到汽車司機的面前。那個司機蒼白着臉，下車去看視臥倒車前的小孩。小孩流着血，斜着身，脚在抽搐着。

「你，你，」大隻佬一手搭住司機的肩膀，一手指着司機的鼻子。「你撞死了他！」

「沒有！」司機被他嚇得慌張了，胡亂地搖着手。「我沒有！」

「你沒有撞死他，那麼是鬼啦！」有一個聲音插入，那是發自一個皮膚黧黑的工人模樣的青年。他和另外五六個人同在一起，他們剛才正在茶室裡談天。

「不是我的錯！他……他從路旁衝過來，那麼快……」司機嚷了起來。

他們正在費力地爭論着，有一兩個人蹲下來，去按小孩的脈，去翻小孩的眼皮，有一個人說：「死了！」有一個說：「還有氣！」

「還在那邊理論，爲什麼沒有人顧到孩子的生死呢？」有一個人急叫着，他擠進人叢又擠出人叢，在外面截住了一輛汽車，招了兩個人，把奄奄一息的孩子扛上了汽車。汽車「呼」一聲，疾速地開走了。

這裡，司機選同閒人爭論着，大隻佬的聲調特別高：「一句話，你撞死了他！」

司機看看情勢不對，打算逃走，便一步一步地從後退，口裡說道：「不……不管你們怎麼說，我去報警！」

司機正要轉身奔跑，大隻佬一聲「打啊！」引得正在磨拳擦掌的人們一擁而上，在不停的喊打聲中，司機給大隻佬一扯，扯到十個拳頭的圍攻裡。大家都忘了顧忌，使盡力氣襲擊司機，使他沒有還手也沒有逃走一機會。拳頭落在肉體上，大家心裡都有快感。另外那些婦人小孩，則遠遠地避開了。

「嘿，別打啊，打死人要賠命的！」一個穿着校服的学生喊道，喊了幾聲，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一粒石子，掠過他身邊，他大吃一驚，便跑掉了。

瘦瘦的遠遠地站在一邊，搓着手掌，咬着牙齒，眼睜睜地看着大隻佬領頭毆打那個司機，心裡突突地响着，一直想哭。後來，不知誰喊：「警察來了！」大家拋下好像一團爛泥般的司機，

紛紛作鳥獸散。有幾個逃向瘦瘦的這裡，把他撞倒在地。他倉卒地爬起身，掃掃屁股，也莫名其妙地跑起來。跑了不久，他發現了大隻佬的背影，便跟定了。跑過了一條街又一條街，瘦瘦的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好在大隻佬停住了，回過頭來，望見了他。

「哼，打得多痛快！」等他跑近身旁，大隻佬說道。

「是……是，大隻佬……」瘦瘦的氣喘呼呼地說，幾乎要昏厥了。

大隻佬把右手拳頭的拳頭移到眼前，用左手的手掌擦着又擦着，好像擦着一種利器。

「這就是拳頭的用處了！」他說。「你可以打抱不平！」

瘦瘦的想向大隻佬說什麼，但自己太喘了，後來，當他們在咖啡店坐定，他不再喘了，這就問道：「大舅，不，大隻佬，你說司機會死嗎？」

「那裡會死！他最多在醫院裡住一兩個月，可是，這樣也就够了！」

「假……假如司機說的是實話，是那個小孩自己去送死，你們不應該打他？」

「什麼不應該打他！不管誰對誰錯，誰撞死人誰就該打！」

瘦瘦的伸伸舌頭。

「而且，有汽車的人都是混蛋！他們有了汽車，就好像很了不起，駛得趕死般快，在街上闖來闖去，大喇喇的，看到都討厭！」大隻佬加上說，往地上吐了一口痰。

瘦瘦的沒有出聲了，只管啜飲咖啡。大隻佬清清喉嚨，把咖啡一飲而盡，大聲地吮着嘴巴，忽然說：「你餓了吧？我請你吃炒麵條。」

在等着炒麵條的那陣子，大隻佬又再發表他的處世做人的理論，時而睜圓牛眼，時而裂開蛙嘴，時而揮動鉛球般的拳頭，時而用手槌着檯面。

「麵條來了，他三幾下就把它扒完，又叫了一碟。終於，他吃飽了，抹抹嘴巴，伸伸懶腰，撫撫

肚皮，很愜意地嘆了一聲。

「又發生了車禍！」有一個人匆匆地跑進店來，對店裡的掌櫃說。「死了兩人，一個是行人——是個小孩，另外一個是司機！」

他的聲音很大，似乎想使一哩外的人聽到。大隻佬正架起腳，用牙簽剔牙，聽他這麼說，不期然地放下腳，丟掉牙簽，吃驚地望着他。

那人發覺有人看他，得意得有點飄飄然，回答掌櫃的詢問說：「車禍發生在查法律！」瘦瘦的望望大隻佬，大隻佬喃喃地說：「是的，查法律！」那人繼續說：「司機真儂，不會逃走，站在那裡給七八條大漢活生生地打死！」瘦瘦的又望望大隻佬，大隻佬又喃喃着：「他死了嗎？不會吧？」那人又說下去：「那個小孩傷得很重，載到醫院不久就死了。醫生說，要是早五分鐘就會

鳥的飛翔

溫健騷

霧中來，霧中去，那鳥呼喚着呼喚着你我的小名。

不知是否偶然，總是如許悲感長在彼此的眉端。夢沫浮着沒有成圓便破碎了。誰家舊燕啁啾在我的簷下？又

更不知哪年重現？烟冒着隨風向屈折，便消散了；

也許在另一個世紀，它會映現在你的眸中，在我的想念裡。

你會引導我進你的世界裡看重疊的星光焚毀於一瞬

有救，可惜送去太遲！」瘦瘦的望大隻佬，大隻佬再喃喃着：「醫生真的這樣說嗎？」

大隻佬站起來，付了賬，走了。「大舅，不，大隻佬！大隻佬！」瘦瘦的一面喚着一面追上去。

「我殺死了兩個人！我殺死了兩個人！」瘦瘦的走到大隻佬的身畔，聽到他這樣低聲說。

「如果我讓司機把小孩載去醫院，小孩不是有救了嗎？如果我不喊打喊殺，司機不是不會給我們打死嗎？唉，我殺死了兩個人……」大隻佬開始抽泣起來。這完全出乎瘦瘦的意料，這樣暴橫、這樣粗魯、這樣莽撞、這樣驕武的一個人，也會流淚嗎？他想。

但是，大隻佬却出聲地哭了，哭叫着：「唉，我殺了兩個人，啊，我是個殺人兇手……」

便道愛倏地頂了。（而我知道這是湮遠的神話）或我去如雲

印上燦爛和燦爛去輝照茫茫前路。

而一切之夜（我們所共有的）將褪色、隱去。在雲崩的這一霎

月落，月落不是交替另一種星辰麼？

楊起你的手，親親記着那鳥呼喚你我的小名

從霧中來，回霧中去

（附註：作者不反對讀者把詩中的鳥視為愛的象徵。）

信念的萌芽

· 魯 莽 ·



寂寞的輕踩着心涼的露珠朝前，偃臥在跟前的小徑走去，每一次，我的心裏總苦澀的摺藏着一個奇特的意念。

這是一段落魄的掩翳在怒茁的野草間的綠色小泥徑，轉彎抹角的瀕着崎嶇的河堤蜿蜒伸展；泥徑的盡頭斜斜的橫隔着一道殘缺破落的籬笆，籬笆上不規則的攀滿許多開放繖形花簇的綠色籬草，以一種近於絕望的神情荏弱的環繞着一個曠廢的小花園。因為沒有人細心的扶植照料，小花園裏的一切紅嫣紫紫的花叢都像以往的花叢，無聲的凋殘消逝；只有籬畔殘圮的花壇上孤伶伶的屹立着一棵落盡葉子的夾竹桃，顛巍巍的撐起幾枝刺向高遠的蒼穹的疏幹，纖細而憔悴，如同一羣歷盡災難折磨的人們，默默的互相慰藉彼此心靈裏所鏤刻的創傷。

「這棵可憐的花樹，看來是不會再有萌生的希望了。」像是一種發自於意願的嗑歎，也像是一種對自身的揶揄，常常，我總喜歡黯然的撫摸着夾竹桃給野火燒焦的枝幹自語，彷彿這幾個簡單的詞彙正微妙的涵蓄着我心底的一部份難以詮釋的悵鬱。其實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為甚麼，在這些因生活不愜意而心灰意懶的日子裏，當迷惘的思想無法超拔於煩惱的網罟，當脆弱的心靈承担

不了現實的種種無情的鞭撻，我就會矛盾的踢開那扇鑰禁自己的門扉，把這狹淺的小花園當作一個穩固的避風港，孤寂的以這棵枯萎的夾竹桃獨卜着我的命運。我常不可理喻的祈望，這棵枯萎的夾竹桃能即刻藉助雨露的滋潤而迅速的抽心萌芽，給我貧瘠的心原帶來些微慰藉，播種下一個追尋輝煌的明天的信念和鼓舞；但每當我的視綫凝神的停落在那瘦癯灰棘的秃枝上，我又悵然的直像是虛脫了一樣，痛苦的聽憑自己疲憊的沉澱到一片黑暗深邃的茫茫裏。

「你既然懂得以這棵枯樹的啓迪去鼓勵你的朋友，為甚麼你不會同樣以它來挑開自己愚昧的心窗呢？」在頹喪中，我的思想往往又在向我冷酷的質問了。

我無意的想起自己第一次佇立在這棵枯萎的夾竹桃下，寧謐的心湖所掀起的那陣揉合着童稚的綺思和歡忭的感觸。那是滿溢着溫馨氣息的三月天裏的一個靜穆的清晨，響亮的晴空凝藍得如同一湖泛漾不起波瀾的碧水，略無痕跡的淘盡了鬢鬢醉心渲染的青春，像點點鼓風長征的漁帆悠然的消溶在遠方朦朧似夢的氳氳裏；橫浮在夜間的霧霽仍淡漠的迷漾着綠沉沉的林表，肩鎖住每一細碎的林歌葉語的喧誦，任穿梭的燕子縱情的剪成一縷縷嫩娜飄散的輕煙。也許是虛幻的心靈感應於四野的鳥聲激越的指引吧？歡愉的斂起昨宵驚恐的夢囈，我第一次試着撥開籬笆上的籬草走進這

荒廢的小花園；新駕臨的朝暾正和藹的在夾竹桃的枝極間初展笑臉，一般的在我眼前熠熠的閃爍。

「這棵個強的花樹雖然漸漸的枯萎了，但我確信它那堅韌的胴體裏仍蘊藏着無限蓬勃的生機，仍會在雨露的慈惠中孕育一片蔥蘢的綠意。甦醒吧，瑰麗的生命！」懷着一種關切的心情，惋惜的捺弄着那幾片長縮的垂掛在枝梢上的枯葉，我不覺的對這棵赤裸的浸漫在陽光中的夾竹桃作最虔誠的祝禱；葉端的幾顆晶瑩的露珠突然因我所驚動而無聲的墜落在泥土裏。我沒有見過這棵夾竹桃先前標緻亭立的情景，也沒有見過它迎風款擺的芳姿；但在我那浪漫的憧憬裏，我會像一個熱情奔放的畫家，任意的以矯健活潑的筆觸為它繪上一簇一簇翡翠似的嫩葉，稀疏有致的襯映着藍天一抹踪影不定的流雲；以艷麗鮮潤的顏彩為它粉飾一樹的繽紛，讓無數的蜂蝶以小小的薄羽輕盈的搨出一個永駐的春天。

飽涵着一種隸屬於生命的充實回到自己的陋室裏，試以冷靜的情緒再次的展讀一位闊別多年的朋友從都城捎來的信簡，我恍惚看見那一個個潦草的字組構成一張陰鬱的苦臉，沮喪的向我訴說：「唉！我原以為自己永是一隻穿雲凌霄的海燕，矯健的擺脫一切無謂的羈絆而蹇礙。舉起翅翼徜徉於幸福的生活原野上；然而，當我第一次用理智的眼睛視察自己，我立即發覺偏促

狹隘的拳籠、枯燥煩厭的生活正如一長串重甸的索鏈赫然的繫住了我剛勁的翅膀，任我飽嘗着被鋼禁者的悲感。我開始疑惑：難道我自己所憧憬的就是這沉寂苦悶？難道我所冀期的就是這單調庸俗？……「飛越吧！生命原是一串不斷追求的果積，你為甚麼不借助於自己還未溶蝕的青春活力，撞破這促狹隘的拳籠？你為甚麼不緊趁着自己的翅膀仍還健朗，迅捷的向理想的鵲標劃一道銀色的行程？」感謝那棵枯夾竹桃的啓發，我毫不猶豫的執起筆說：「人們每每會在諸多缺憾中，以堅強的信心祈求一個完滿，正如我們偶而在偏僻的路旁看見一棵凋萎的花樹，光禿禿的支撐着，沒有一絲綠的點綴，我們也會奇妙的以自己的濫情為它展拓一個美麗的遠景，寄予一個萌生的期望。而一顆受創的心志也正如一棵默嵌着時間的裂痕的枯樹，它需要激發，它正待茁長，但你為甚麼不能替自己培育一個強韌的信心的萌芽，在你感到消沉的時刻？……」也許真的是在煩悶中接受了我狂妄的愆息，草率的留下一封辭行的短簡，我的那位朋友終於勇毅的解開栓繫生命的纜繩，像一隻滿載着金色的希望的帆船，划動年青的槳橈豪邁的飛馳在無垠的生活海洋上——和質樸的小山城裏的一羣天真爛漫的孩子們朗朗的誦讀在一起，指引他們如何以穎慧的鑰匙去敲叩莊嚴的知識的重門，探尋完美的人生真諦。

「我還能說些甚麼話呢？雖然生活和我仍然將如此平凡的踏踩着坎坷而迢遠的夜路，譜寫一支綴申着更多憂鬱音符的哀歌；但這正是一個滿斟着生命的夢囈和希望的階段，我誓願要在這冷酷的人生歷程中，以青春與歡樂的輝芒去醞釀一份頑強的鬥志，用以鍍亮生命裏的每個淋漓的日子。」他留存心簡上的誓語，還鮮明的銘記於我的心靈深處。然而，他或許不會逆料到我這個會憑藉那棵枯夾竹桃所賦予的一點啓示而鼓勵他凌飛的朋友，竟然學會以慵倦來饒恕自己的氣餒，常常頹沮落寞的徘徊在那荒廢的小花園裏，愴然的意識到逐漸消沉的自己也是孤立於籬畔的一棵枯萎憔悴的花樹，在弱的在時間暗壚的聲音裏斑駁凋殘。……

「這棵可憐的花樹，看來是不會再有萌生的希望了。」就這樣，像不斷的經歷着一串荒謬的夢境，我仍渾噩的陶醉在企盼與喟歎輪迴的煎熬中，憂鬱的聆聽着生命鏗然的剝蝕。

潮起月落，平淡的日子正如一泓銀波黛黛的盈流，奔湍不息的在斑斕的河床裏向前流瀉消逝。當開放纖形花蕊的綠色籬草繁茂的將滿了那道傾斜的藩籬，糾結的綴成一幢花園翠簇的錦屏，我意外的在小花園裏發現一個生命所孕育的奇蹟——花壇上的那棵凋萎的夾竹桃不知在甚麼時候突然甦醒萌動，生機盈盈的爆出了點點嫩綠的新芽，雖然纖細在柔，但一個個都驕矜的撐起一片不成形的葉瓣，像蘊蓄着無限青春意志的小英雄倔強的挺立在蒼勁的枝節上，欣然的向着燦爛的

陽光展舒第一朶朗健的歡笑。

「啊！小芽苞，這棵枯萎的夾竹桃終於爆出美麗的小芽苞了。」恰似迷途的夜行者在荒山曠野裏發現一綫劃破黑暗的燭火，我心裏這樣的歡呼着。欣悅的緊望着枝幹上的點點鮮艷的翠綠，我彷彿看見它們在一種求生的慾念強烈的考驗下，經歷過一次又一次苦難的凌辱，跨越過一次又一次悲壯的鑄煉，始剛毅的從那頑強的胴體裏迸發出來，準備奔向一個崇高的、無價的理想。

為甚麼我要頹沮的接受冀求與絕望輪流的操縱，為甚麼我要憂鬱的意識到自己是——一棵凋零的枯樹？一陣激奮生命的歡騰，刹那通過靈魂的戰慄，我開始狂喜的感覺到：信念的醇醪正斟滿我躍動的心杯！

日本新詩選

林蕙譯

我的詩

Toichio Iwasa作

詩歌

我所寫的

都是鵝卵石

在黃昏裏

受到許多人的蹂躪和踐踏

寂寞

Soneatsu Mushanokoji作

寂寞來到我心上

我是多麼艱難把它趕走

像一頭養大的狗回家來

我是多麼困難把它驅走

故鄉

Gukichi Yogi作

有一天

當黑暗是我的心

我遙遠的故鄉小鎮

就會明亮得

像一個節日

我坐在草坪上

Ei Yamaguchi作

這是我的過錯

這是我的過錯

當我坐落在草坪上

我才開始明白

即使當我沉默

Shigeji Tsuboi作

即使當我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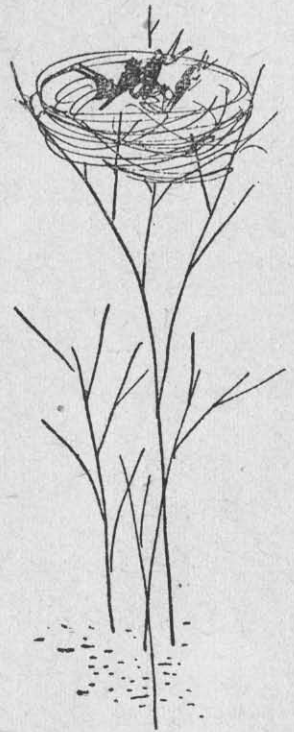
我仍在思想

即使我沒說一句話

也不要把我當成一面牆

孩子的心事

秋朗



夕暉裏，破舊的瓦答屋顯得更加破舊。吃過飯，小珠在門傍清閒地站着，遙望弟弟小泉在門前的草場上與幾個赤膊、滿身是泥污的鄰童在追逐遊戲。他們是天真爛漫的，紅着臉孔，又喊又跑，玩得入迷！

小珠的圓臉出神地笑着，晚風把她很久沒去電燙的長髮吹得飛舞。她那麼端莊矜持的倚立着，使人家感覺到她是十二三歲的女孩子，而是成年的女人了！

小小的年紀，她已經完全遵行了媽媽的教訓：女孩子應該文靜，不要亂跑亂跳！鄉下人都是如此教導女兒的，在他們的觀念裏，活潑好動的女孩子是被人認爲輕佻與無教養的。小珠曾在小學讀了五年的書，就會看過許多活潑淘氣的同學，可是她都跟她們合不來，是不是她幼小的心靈早已受父母與環境的影響了？

提到唸書，誰都不免要爲聰穎的小珠惋惜，因爲她只讀了五年級就不再讀了，可是，瞭解到她家庭情況的，惋惜又不得不轉爲莫可奈何的同情了！

小珠也顯然瞭解自己家裡的情況，瞭解替人操膠刀的父母的不幸。菲薄的收入，要養育五個兒女，可不是容易的！何況她是長姐，她的母親身體又衰弱，她實在需要輟學在家幫理家務與照顧弟妹。

小珠很關心她媽媽，因爲媽媽很疼愛她，縱使做錯了一些事，媽媽也從不生氣責罵的。小泉反而常常挨罵，也許因爲小泉最頑皮吧？

小泉常常跟鄰童們打架，尤其是跟去年才搬進對面新屋子那個姓高的唯一小兒子。那個叫高太太的尖嗓子女人不知多少次帶了她兒子找上門來告狀，以至氣得爸爸吃不下飯。

想到那個肥得像頭豬，兩眼如鼠的高太太，小珠不禁失却了笑容，全身發抖了一下！

儘管鄉下人都很懷疑：這高太太是甚麼來歷？爲甚麼那駕着一輛黑紅大車子的胖丈夫久久才回來一次？爲甚麼他一來，他們兩人就吵罵？……而且，儘管鄉下人如何蔑視她、不屑與她交往，但她仍是依然趾高氣揚，每個傍晚的時候，傲然的牽了一隻棕黃色的大狼狗，沿着膠林間的柏油路散步，後面跟着她的小兒子高米，而這時候，是沒有誰敢走近去的。鄉下人雖有養狗，可是却沒有如此凶獠的大狗。

「喂，你們看，高米來了！」忽然在追逐的孩童都停下來，其中一個這麼喊道。

朝前面望去，小珠瞧見了穿得整整齊齊的高米沿着路邊一跳一蹦地向他們跑來了。

「哈囉，我跟你們玩！」他叫着。

「不要，你不會玩的！」小泉不屑地抿着小嘴，那樣子是叫人氣憤的，小珠生怕他們會再吵

架。

「是的，你那裏會玩？你們看，又穿鞋穿長褲！」一個叫小牛的鄰孩也不屑地說。

高米漲紅了臉，突出了小小的眼珠：「我可以脫鞋，我可以回去換短褲來啊！」

小泉立刻哼了一聲：「總之，我說不要你玩就不要，我是大王，小牛是二王，難道你不知道？」

高米泛紅的臉忽然蒼白了，兩隻眼睛更加生氣地突出，咬了咬牙齒，向着小泉瞪視着。

小珠吃了一驚，正想去把小泉拉回家時，却瞥見了高太太挪動那露在旗袍外的肥短小腿，緩緩的走來，她前面那隻狼狗得意洋洋的東張西望。從張開的口伸出紅舌！

「阿米，你搞甚麼鬼啊？」老遠她就尖了嗓子喊。

「你是大王？你再說，哼，我揍你！」高米發覺母親到來更加咄咄逼人。

「你搞甚麼鬼啊？又跟那些野孩子打架了？」高太太怒目向前面的一羣略帶怯色的孩子逼視着：「不要動手了，我叫基基把他們一個一個的咬一咬！」

幾個胆小的孩子頓時放聲哭了起來，小泉雖然不哭，幼小的心靈却已害怕了。小珠發楞地站在那裏，雙腳發抖，想着只要

繩索一放，那隻如兇虎似的狗便會向小泉撲過去。

可是，一聲車笛聲忽然尖銳地傳來。高太太反身一看，就看到了路上駛來了那輛棗紅色大車子，險上一笑，連忙牽着狗走了。

「阿米，回來！」她回頭對高米一揮。

「我今天放過你，我爹地來了！」高米回身一跳，歪歪斜斜的向着自己的家跑去！

那輛棗紅色汽車轉進了鐵棘藜圍籬內，門開處，一個頭已半禿的胖子跳了出來，向着油漆紅漆的大門大搖大擺地走進去。

夕暉裏，那銜板的屋頂仍然閃耀着刺眼的亮光。

小珠看着那扇門開了，才透了一口氣。她拉了弟弟的手走回家去。

媽媽剛把最小的弟弟喂好飯，爸爸則在屋後的樹蔭下，躺在臥椅上與鄰人聊天。

媽媽知道了小泉又跟對面的高米吵架，很生氣的罵他：「你爲甚麼又要跟人家相罵？你忘了我的話？這女人如果又來找我問罪，我是頂不過她的！」

小珠同情地望着她母親。她是那麼瘦弱，而高太太是那麼肥大；她是那麼慈祥，而高太太是那凶惡？在她的腦海裏，不知不覺的就形成了這個對比。同時，她還想起那隻狗，那張牙舞爪的殘忍形態在她腦裏誇大地浮現了。

「我怕那隻狗，我是不怕高米的！要是我有隻鎗……」小泉憤憤的在空中揮了揮手。

「小心那隻狗，有一天會把你咬個洞！」小泉聽到她媽媽像是生氣又像是玩笑地回答。

「媽，她的那個胖丈夫今天又來了！」小珠想到那胖子行動時的笨拙形態不禁感到有趣。

「哼，那人很卑鄙的！」

「媽，你難道認識他們？怎沒聽妳談起？」

「我不愛理人家的事，有次我去坡底，就親眼見到那個胖子的車裏坐了另外一個妖聲妖氣的

女人，可憐這個高太太不知道是第幾個妍頭了？看她那得意的驕傲樣子，哼……我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平平安安過日子，不要理人家的好壞！」

「媽，聽隔壁他們講，那高太太是當過酒吧女的，是真的嗎？」小珠懷疑地問。

「是真的，這女人向來就不很正經，據說……」她媽媽却吞吞吐吐起來了。

「據說甚麼？」小泉猛然一問。

「據說，這個高米不是現在這個丈夫生的！我這麼說，你們不可以亂講人家呀！」她媽媽警告地加上一句。

「哼，原來是個雜種子！」小泉捏着小拳輕蔑地說。

「弟弟，你不要隨便去講他呀！」

「如果他再跟我打架，我一定要講他的！」爸爸聊完了天，扛着臥椅走了進來，他們就結束了這個問題，談到別的事情上了。

小珠發覺最小的弟弟快要闔上眼睡覺了，便從媽媽手裏抱過來，哼着催眠曲歌，走進睡房裏去。

「這孩子倒很乖！」她聽見父親衷心的稱讚她。

夜深沉了，窗外更加寂靜。小珠正要把窗門關上，忽然，一陣依稀可聞的罵聲從對面的新屋子傳來，擊退了四周的逐漸深厚的蟲鳴。

辨得出這是高先生與高太太的對罵聲，由稀疏的，逐漸大聲與嚴重。

「秤！」突然，一聲玻璃擊碎聲劃空傳到。兩人似乎在掙扎了，以至傳來一種樓板響聲，接着是門的撞擊聲。平靜了一刻，門外的汽車响起了馬達聲，跟着「呼」地開走了！

小珠聽了一陣的空氣逐漸在寒氣裏凝定。

「誰說不能跑？是走電的，你看！」高米漲

爲了好奇，她第二天一早就走到門前去，想瞧瞧那東西被打破了，想瞧瞧那胖女人的樣子，可是，那新造的門還是緊緊地關上。路過的鄰居不時投以驚異的眼光，有幾個婦女却在一旁指手劃腳的評論。

爸爸早已上膠園去了，弟弟們有的還沒醒。只有小泉，因爲要去學校，已經在盥洗了。

小泉是在小學裏讀四年級，雖是頑皮淘氣，讀書却很用功。早上，背了書包，與小牛一起去時，他鼻孔朝高米的家哼了一聲，心裏輕鄙地罵着：

「哼，原來是個雜種子，我一定要告訴大家的！」

但，下午放學後，在追逐遊戲中他却忘了這回事。

高米的家依舊像以往一般，大門緊緊的關着，樓上的小窗却半開，然而靜靜的似乎沒有半個人。

太陽又西斜，黃昏帶着暮色與晚風來了。

那矮胖的高太太今天却破例沒在村路上牽着狼狗散步，也許是因爲昨晚的吵架打消了她的興趣。

吃過飯，小珠又在門外站着看鄰童們遊玩了。

她一面看他們奔跑，一面也注意對面那閃閃耀着刺眼的光芒的屋子，心中懷疑着他們是否在家。

事實上，他們是不在家的，因爲村路上不久就出現了他們兩人一高一小的影子，顯然是從坡底回來的。

高米老遠便掙脫了高太太的手，手中抱了一個玩具，向着一羣遊戲的孩子跑來了。

「喂，你們看，這是甚麼？」他把手裏的玩具火車炫耀地向他們一舉。

「不能跑的火車，有甚麼稀奇？」小泉瞪了它一眼。

「誰說不能跑？是走電的，你看！」高米漲

爲了好奇，她第二天一早就走到門前去，想瞧瞧那東西被打破了，想瞧瞧那胖女人的樣子，可是，那新造的門還是緊緊地關上。路過的鄰居不時投以驚異的眼光，有幾個婦女却在一旁指手劃腳的評論。

爸爸早已上膠園去了，弟弟們有的還沒醒。只有小泉，因爲要去學校，已經在盥洗了。小泉是在小學裏讀四年級，雖是頑皮淘氣，讀書却很用功。早上，背了書包，與小牛一起去時，他鼻孔朝高米的家哼了一聲，心裏輕鄙地罵着：

紅了臉辯護着，爲了証實自己的話，立即蹲下來在火車頭的扳制上一扳動，火車便把推動器一前一後的推動了。

從來未看過新鮮事物的鄉下，小孩不禁都瞪大了驚異與羨慕的眼睛。

「你們看，多有趣！我媽咪到坡底買給我的！」高米仰着頭望着他們，臉上現出洋洋自得的神氣。

「多少錢一輛啊？」小牛興趣地問。

「不知道，很貴呀！」

「可以借給我玩玩嗎？以前我爸爸買的不能走的！」小牛蹲下去了，愛護地在火車上輕撫着，可是，高米立即把火車拿走了。

「爲甚麼亂動我的東西，我媽咪要罵！」

「哼！甚麼了不起，雜種子的東西有甚麼了不起？」小泉猛地譏嘲的說。

高米的臉色蒼白了，他突出的眼珠射着忿怒的火！突然，他向前一衝，整個人向着小泉撲來，兩隻手迅速的環抱在小泉的頸部，橫着一隻腳企圖把小泉摔倒。

這突然的侵襲雖使小泉不及防，可是他並沒被摔倒。兩個人互相扭抱在一團，都想把對方打倒。

小珠吃了一驚，連忙跑上去拉開他們。

「小泉，你瘋了？高米，你也走開！」她費了好大的勁才把兩個人調解下來。

可是，就在這時，忽然「拍拍」的兩記巴掌猛然落在她的背上，引起了一陣痛楚。同時跟着响起尖銳的罵聲：

「好啊，你這個小鬼竟敢打我的阿米！我不放你！我不放你！」

接着又是幾下「拍拍」聲。

這突如其來的事故不僅使小珠驚異了，以致一時不及申辯，同時也叫一羣在觀看的小孩子慌張地四散。

「不是我打他！你……」小珠幾乎要哭出

來了。

「不是你，還說不是你，我親眼見到的！」這時，遠遠圍觀的孩子起了一陣騷動，小珠的媽媽慌忙忙的從家裏跑了出來，望見高米太揪着小珠在打，又瞧見小泉在一旁哭，一股怒氣不由自主的萌生了。

「嘿，姓高的女人，你憑甚麼打我的女兒，你再動她一下，我跟你拼了！」她提高了嗓子說，順手從門內抓了一根扁担。

「甚麼事啊？」小珠的爸爸也從家裏跑出來了。

高太太向四圍圍觀的人一打量，發覺那麼許多怨氣與敵視的眼睛，冷笑一聲：

「哼，你們等着，別以爲你們人多！」

一個轉身便發狂的跑回家，使人們都感到莫名其妙。

「媽，不是我打她的兒子的！」小珠委屈地說。

「我都知道，小牛已跑來告訴我！都是阿泉這鬼不好，等會我要好好教訓他一頓！多少次了我對他說，不要跟人家打架……」

鄰居好心的都圍上來問長問短了，但嘈雜聲中，忽然傳來了兩聲使人忙不迭迴避的吠聲。

「不要跑啊，看看我的狗不把你這些窮鬼咬死才怪！……基基，哪哪！」高太太牽着狗來了，她冷笑着給狗一個指示，繩索一放，牠便向小珠的站處衝來了。

「阿珠快跑開！快跑……」小珠的媽跑過去把小珠一拉，一面用扁担朝撲來的狗打去。

那狗閃避了，一個翻身又朝她凶狠狠地撲去。小珠的媽把扁担打橫一掃，剛撲近的狼狗又往後一退，而立即又反身前撲，小珠的媽在舉手間突然感到一陣腰骨的酸痛，微遲緩，狗已向她的臀部咬來了。

「啊呀，媽……媽……媽！」小珠大驚地一喊，望見媽媽手腕上如水湧出來的鮮血，居然昏厥了

過去。

就在這時候，她的爸爸迅速地抓了一根鐵條，把狗擊退了。

小珠醒來時，發覺天已黑暗了，躺在床上，四周是靜靜的，猛然間又想起了媽媽手上的血。

她跳下了床，跑出屋外，却不見半個人。弟弟們似乎都不在，爸爸和媽媽也不知去了那裏。走到門邊，開了掩着的門，門外是悄寂的。一片深沉的夜色已盤據了村路，寂靜中，蟲鳴聲此起彼伏地響着。

「爸媽那裏去了？是不是……被警察捉去了？——由這麼一想，眼眶裏突然含溢了晶瑩的淚水。」

然而她的悲哀似乎立即就給消除，當她望見村路上，遠遠的走來了幾個人。他們漸漸近了，逐漸看得見他們的面孔。原來爸媽們是去了醫院，此刻，媽媽的手被白色的布條綁着。小珠連忙迎着她跑去。

「……爲了阿珠這麼做傻事太笑話了，况且，她又不是我們的親生女……」她聽到父親突然而止的談話，然而就在這刹那，她怔住了，她的爸爸也怔住了。

她看到媽媽臉上的驚異及爸爸眼中的畏懼，她明白了自己，原來自己不是他們的親生女兒！

一個毅然的轉身，她朝前面茫然的跑去，媽媽在後面不停地喊，她似乎無動於衷！臉上蒼白地流滿了淚，她一反身就跑進了自己的房裏！

「我十多年的苦心就毀在你一句話上了……」

她媽媽咬着沒有血色的唇，痛苦的責備着。

「我真對不住，我……」

小珠的爸爸仍舊蓬散着頭髮，頹喪地用寬大的手捏着頭，頻頻地搖着，淚水從他的指縫裏淌了出來，在昏暗的燈光下閃着光！……

我們不會上當！

。江河。

最近，我和幾位相熟的文友都收到星洲幾位「作家」的來信；他們在信中，語氣客套，並極盡恭維的能事，在在的看出，他們殷切的想和我們建立友誼。這是一件令我們感到驚訝的事！這些「作家」在既往一直是在「掌握」什麼「文藝政策」的，對我們這一羣不願做工具、而追求心靈自由的作者，恨之入骨，用盡種種方法來孤立我們、壓抑我們，要扼殺我們的創作生命而後快；如今，他們却對我們擺出一副笑臉來，稱兄道弟，讚這讚那，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或是他們們覺悟了？不是他們的良心發覺了？或是他們另有陰謀？因此，我們幾個文友特地為此事討論了好多次，大家決定慎重的和這幾位「作家」通信，看看對方的動機是什麼，目的是什麼？為了考驗對方的誠意，我們故意遲遲覆信，

可是，對方一接到覆信，馬上就來信，可見他們是等得急不得了。於是，一封信去，一封信來；這個敬贈拙著，那個送書請教；看起來，情形還不壞，不過，我們仍是保持高度的警惕。可是，對方真是太「急」了，才過一陣，就把他們的陰謀洩露了出來。我們幾個文友最近接到對方的來信，竟提出同一個「友善」的「勸告」：「時間和精力是寶貴的，你們別浪費在討論問題上面，應該閉門埋頭努力創作。」

然而，我們不是三歲小孩子，而且，我們受過這些「作家」的「教訓」已經太多了，他們使過這眼色，比一個手勢，我們便會察出他們的企圖。我們幾個文友經過討論一番，都確定這幾位所謂「作家」的友善攻勢，實在是一項有計劃的陰謀。

蕉風月刊編輯先生：

老實對你說，我在以前對於貴刊是不大感到滿意的：有時甚至用言語或文字來反對它。說起來這情形有點荒謬，我不會細讀過貴刊，在書店看到時也只大略翻翻，因為我聽信一些權威文友的話；蕉風是有某種立場的、是為富人服務的、不刊登反映一般下層階級苦難的文章，而且反在象牙塔裡刊登一些頹唐、飄渺、色情作品。我聽了，對貴刊很反感，認為它充滿毒素，不敢接觸和閱讀它。

不瞞你說，我也是一個愛好文藝寫作的青年。在學校時代，我就有投稿的興趣，直到現在，我高中畢業，我還在寫作的道路上摸索。我為什麼要寫作呢？我可以說「物不平則鳴」的道理來說明。原來，我是從新移民來的。新村的人受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貧窮的人親是割別人的膠園過活，我的父母五六元收入，家裡弟妹多，生活苦不堪言。我在這災難重重的環境中掙扎，靠著替人補習、寫稿的代價修完高中；想不到高中畢業後，文憑不值一分錢，我又失業賦閒在家。我的命運是如此多災的。

眼向我刺來，例如「反動」、「反人民」、「資產階級代理人」、「麻痺人民的反抗性」等。我不禁怔住了。我根本還是一名膠工兒子，住在陋巷的木屋，還是在生活線上掙扎，我又沒有參加政治黨派，我寫我個人的感受，怎會「反動」、「反人民」……



因此，我充份瞭解到下層階級的痛苦和災難。我對於暴露、抨擊社會黑暗的現實主義作品感到很欣賞，認為是一種崇高的人道主義的表現。我所寫的作品，大多數是新詩和小說，都是替被剝削的、被侮辱的、被迫害的工農羣眾鳴不平；間接也抒發我對社會的憤怒。我的作品很受一些編者的歡迎，他們說我有文學天才。

這話我聽了，心裏想：「這話我聽了，心裏想：『這話我聽了，心裏想：』」

我編了這本青年作家，一連舉辦了三屆全馬青年作者野餐會，經常在貴刊寫稿的青年作者出版了小型刊物，如「新潮」、「海天」和「荒原」，還出版新線文藝叢書等等，我不相信我的耳朵，試聽在這銅臭的社會，誰願意來辦這冷門的藝術文化生意！因此，依著這冷門的藝術，我認爲你們和你們的作者受到津貼，含有不可告人的祕密！

一個請教

。高弓。

最近看到星洲「大學青年」十一期上，有一篇葉長樓君的「一個呼籲」，我覺得我有幾個問題需要向葉君請教。

試問葉君：新加坡詩壇的冷落是與政治形勢有關嗎？聯合邦新詩的欣欣向榮是由於某方面的扶植嗎？我希望你不要用政治教條「作基礎的公式的複製」的答覆。

接下去，葉君說：「反觀聯合邦方面，一般作者不知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抑或是一時的風氣，都傾向於形式主義，甚至走上現代派的歧路。」

請問葉君：你根據什麼，對聯邦華文詩壇下這個結論？——我要你列舉事實證明，切勿作「空洞」的胡言。

最後，葉君勸告聯邦的詩作者要：「學習國際先進詩人們的典範作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敢問葉君：誰是國際先進詩人？我們應該提高什麼「思想」的水平？——我鼓勵你勇敢一點，坦白一點，答覆這兩個問題。

此外，我還有兩個小小的問題要向葉君請教：

- 一、什麼是詩？
 - 二、現代詩的特質是什麼？
- 葉君既然對新詩那麼有研究，總不會嫌我麻煩他答覆這兩個問題吧？

如果葉君自認他在「一個呼籲」一文中並沒有惡意的歪曲事實，那麼，葉君爲維護自己的名譽，必須在任何合法的刊物上對我的問題作一個公開的答覆。

我願意以一個月的時間來等待葉君的公開答覆，這時間是相當長的，足夠葉君和他的同文舉行一百次集體討論。

記住！到了十二月一日還不能見到葉君的公開答覆的話，那就證明葉君和他的同文都是一羣「花言巧語」的「撒旦」！

★ ★ ★ ★

太太是自己的好

梁園

夏太太提著一籃菜，在夕陽餘暉中，以最輕鬆的步子走入小巷。柏油路上散佈着凋謝的鳳凰花，金色的陽光自葉縫中照下，大地顯得輝煌。微微拂過一陣晚風，把夏太太的喜悅心情帶到最高潮。三十二歲，她就嘆老了，前面的世界只有大強和小英的份兒；她想到將來就害怕，但今天却有一些異樣的感覺。她不停的問自己：「爲甚麼我對將來突然充滿信心和希望？」

她看見夕陽照得最燦爛的一排木屋的一間，那就是她的家。只有她的家才赤裸裸的暴露於陽光中，其他的給暗淡的樹蔭籠罩着。她的屋前飛起一隻潔白的鴿子，染上七彩的色澤，在天空飛翔。「那是好的徵兆，」她想。「雲峯一定會戒酒的。」「這是希望。」兩條腿走得更快、更富有生氣了。

是週末，大強和小英很早就放學。大門是敞開的，大強在提著掃帚清除門前的垃圾。小英俯下身子檢視花間的野草。兩人很合作，有說有笑的。夏太太看到，口上笑咪咪的，不禁高聲問道：「你爸回來了嗎？」

小英跳起，小臉蛋嫣紅的，說：「沒有。」說後，神情暗淡，生氣的又伏下身子。「爸老是說回來，每一次都沒有回來。」大強失望的說：「今晚，他一定不會回家的。學校裏的同學對我說，爸爸被一種叫狐狸精的迷著了。媽，狐狸精是什麼？」

夏太太剛才歡樂的情緒，突然減低幾度，但她竭力不往壞處想。「雲峯大前天來信，表示在

本週末回家；他一定會回來的。」她現在就買回一斤燒肉、半斤鮮蝦、一斤芥蘭菜、一尾鯧魚；這些都是他喜歡吃的。於是，她對兩個孩子說：「你們快清除園子，然後去沖涼，等候你爸爸回家。」

她的希望還強烈；跨進客廳時，她得意的抬頭望着雲峯和她合拍的結婚相片。這也怨不得別人。當初，他是多麼誠實和樸素，在一間巴士公司當售票員。她愛上他，他愛上她，兩人便不顧雙方家長反對，自由結婚了。在蜜月期間的樂趣，她至死也不會忘記。雲峯修完六年小學，比她讀多兩年書。他的體格結實，面貌雖不英俊，但在平凡中給人一種親切依賴的感覺。她喜歡聽他沉著的嗓音，喜歡看他灼灼有神的大眼。這條伴已足够了。她自己也是一個平凡的女人。父親是一名泥水匠。她自己也不很漂亮，雲峯愛她便是一種永恆的幸福。

夏太太想起這些，愉快極了，她穿過客廳，一到廚房，便動手做菜煮飯。休息時，她把浴室的水龍頭開放，要裝好一缸水，等雲峯回家時洗澡。雲峯在一個遙遠偏僻的小甘榜充作伐木工人。一去便三年不回家。她對他很抱歉；對於那件事已經淡忘。她日夜盼望他回家。

「雲峯，我們夫妻不能再僵持對立了。我允許你喝酒，不過量。看在大強和小英的面上，你回家一趟吧。……」她寫了一封信，托一位相熟的朋友帶給雲峯。

有整整一年長，雲峯沒有回音。夏太太很焦急，洗衣是可以過活的，但生活中彷彿缺少甚麼

，大強和小英雖可愛，但不能使她快樂。她在這漫長的時間裏，確實是無限痛苦的。

謝天謝地，雲峯終於回信了。只有寥寥一行字：「我在本週末回家。」但裏面的感情、希望，強似一部長篇小說；她整個人從憂鬱的日子中獲得新生。

想著，想著，夏太太陶醉在快樂的漩渦裏。直到燒焦的菜味傳出來，她才「啊」的一聲醒覺；神情還是恍惚的。

二

太陽下山了。大強和小英洗好澡，夏太太拿出新衣服給他們穿，替他們梳頭髮。小英的髮上插上一朵鮮紅的玫瑰花。

「你爸最喜歡玫瑰，」夏太太吻著女兒，夢幻的說：「看見你一定喜歡你。」

小英鼓起小嘴，說：「我不清楚爸爸的相貌，他：他很兇嗎？」

夏太太正想回答，十歲的大強搶著說：「爸爸是一個惡魔。他晚上三更才回家，妹妹，你看他的臉就怕死了。頭髮蓬鬆，臉色青得像搽精鬼，沒有說話，一上床就睡。他沒沖涼，髒死了，我真不願意和他一道睡。我哭，他就打我；有時，還打媽媽……」

「亞強。你別說你爸的壞話！」夏太太連忙阻止長子說下去。「再說，媽就惱你。」

小英的臉色變了，急忙扯下頭上的玫瑰，說：「媽，我怕爸爸。」

「傻孩子，爸是喝醉了酒才容易動怒的。」夏太太安慰孩子：「他平常是很和氣的。有時，

他會買糖菓給你們吃，買玩具給你們玩！」

夏太太一面說，一面在修飾自己。她今年是三年來第一次穿旗袍，臉上塗上脂粉和口紅，把中年婦人的風韻完全顯露無遺。他的身軀微微發胖，臀部渾圓，臉上帶着笑容，剎那間，她感覺自己年青很多。

「雲峰看見我，他會不會高興？」她望着鏡子，心跳得很急。

她覺得自己已不太老。回想起在以前哀傷的歲月裏，以為自己活着只等死，不禁慚愧。不過，她又想到另一件事上去。自從她產下小英後，雲峰對她很冷淡。在往日，放工的日子，他一定回家，或者陪她上街。

她用手推車推着大強，雲峰陪着到太平湖散步的日子，她覺得那一段是她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時刻。每當行人望着他們三口子時，她的歡欣和驕傲不能用文字形容萬一。

但，接着便是雲峰的夜歸。他總愛喝酒，喝得醉醺醺的猛烈敲門，不說話，不吃飯，不洗澡，倒頭便睡。她實在對於他的轉變，感到莫名其妙。

「我沒有甚麼得罪他？」她想。

「我對他是和氣氣的。」

……

她思索幾天幾夜，得不到線索。

「難道他嫌我老了？」她害怕的想道。

「難道他有了別的女人？」她更吃驚。

她不滿他的行爲了。

有一天晚上，她勸他別天天喝酒，家庭、孩子和健康要緊。

「你憑甚麼勸我？」夏雲峯高聲咆哮：「我喝一點酒就算是壞事麼？」

「雲峯，」她低聲的說：「我不是絕對禁止你喝酒，但要喝少一點，不能天天喝。看，這個月你一分錢都花光了！」

「我要喝就是要喝！」他強硬的拒絕。「你

管不了我！」

她傷心的一夜哭到天明。

雲峯變了！雲峯變了！

有一天深夜，外面下着傾盤大雨，她坐在燈下織毛衣，等候雲峯歸來。這是她每天的習慣。由於太多的夜睡，他臉色蒼白，身體消瘦，矚子暗晦的。

風不斷沖擊板壁和屋頂，兩脚嘩啦嘩啦的喧囂，閃電強烈的一閃，「轟隆」響起雷鳴，她整個人嚇得一跳。腳底下開始冰冷，眼睛昏昏欲眠，她感覺到空氣中，有無數尖刀向她刺來，凍極了！

突然，她看見大門搖動，外面有打門的聲音，她趕快去開門。

「你死了嗎，我等了這麼久你還不開門！」雲峯踉蹌的走進，劈頭便罵。她嗅到一陣陣的酒精氣味。他整個人像落湯雞，把地板弄得濕透。頭髮遮住了眼睛。

她心碎了，望着他，畏縮的躲在一旁。

他畢直的走進寢室。

「雲峯，」她不得不出聲：「你洗好澡才睡呀，別吵醒了大強和小英。」

他猛然回過頭，兇狠狠的說：「你管得住老子！」

「我求求你，雲峯，看你一脚爛泥，全身濕透，你洗好腳，抹乾身體才睡吧。廚房裏，我已燒好了開水。」她一邊說，一邊遞給他毛巾和肥皂。

「去你的！」醉鬼把毛巾擲回給她，脫下衣服，剩條濕短褲便爬上床。

夏太太急了，上前拖他下床。

「他媽的！」醉鬼動怒，跳下床，就刮她重重的兩下耳光！然後，他似勝利的將軍凱旋爬回床上睡覺。留下她抽泣到天明。

他沒有一分錢拿回家；工資全花在喝酒上去。她先前儲蓄的錢用光，不得不把手飾物品拿去

抵押過活。

她實在不能忍受他的侮辱，第二天早上，她收拾好幾件衣服，帶了大強和小英往母親的家去申訴。

雲峯却在她和母親回家時失蹤了。她費了很多時間，託了無數朋友查訪，才知道雲峯舞弊公款，被巴士公司開除和控告，他畏罪潛逃到一個偏僻小埠當伐木工。

夏太太很是悲哀，認爲自己人老珠黃，得不到丈夫的寵愛。

「我到底還不老呀！」她不服氣，對着鏡中的影子說。

恰在這時，突聽到小英說：「媽，我餓了，我要吃飯。」

「等等吧，孩子。等你爸回來時才開飯。」夏太太說

時鐘敲了一下，已是七時半。

「爸不會回家的。」大強肯定的說：「我們先開飯。」

「波波」汽車聲響，一輛的士停在門前。

「看，你爸回來了。」夏太太興奮的說。

三人爭先恐後的出門去看，的士司機開了車門，拿着一包行李。

「請問亞媽，這裏是夏雲峯先生的家嗎？」

「是的，是的。」夏太太急搶着道：「我是他的太太。他：他怎麼了？」

「夏先生對我說，要把他的行李交給你，他晚上才能回家！」

「他：現在在那裏？」

「他說到日記酒家，亞媽。」

「又去喝酒？」夏太太腦裏轟然巨響。

「夏先生還不會給我車費四元，請亞媽做做好事。」司機說道。

「唉，酒鬼就是酒鬼，喝得連車費也花光！」夏太太失望的嘆息。

「爸沒有回來？」小英問道。

「妹妹，他不會關心我們的，他不回就讓他不好好了！」大強淡漠的說。

夏太太聽了怔住。

她坐上的士，對司機說：「車費我等一會給你，請你載我到日記酒家。快快。」

大街燈火明亮，車輛人羣川流不息。的士終於在熱鬧喧嘩的日記酒家停下。她付了車資，匆匆走進。

「飲勝！」

「乾杯！」

每一桌都坐滿了人，碰杯聲很清脆，酒味非常強烈。

夏太太仔細打量每一桌的男子，看夏雲峯是否又濫飲。

她聽到司機說丈夫又上酒樓，心如刀割，既失望又傷心。

「難道他離開我三年，還不改過？」她想。樓下的人羣中沒有夏雲峯。

她奔上二樓。有五個酒鬼正踉蹌的步下樓梯，她趕忙閃過一旁。

「噢。」她望見其中有一個熟悉的背影：「他，好像是雲峯。」

她追下樓。遠遠看見有兩個男子坐上的士揚長而去。不久，一個乘上三輪車；另外一個則行進一間旅館。

剩下一個在酒店門前指手劃腳，胡亂的喃喃自語。

「他們真不够朋友，」夏太太想：「灌醉了別人就一走了事。」

她替那個男子抱不平。那個男子竟顛簸的走向車輛不絕的大街。

「呼」的一聲，一輛汽車自他身邊掠過。「啊！」夏太太看得好險，幾乎要驚叫。店裏顧客很擁擠，行走不便；加以夏太太久不穿三

吋高的高跟鞋，舉步維艱。

她望着那熟悉的背影，他現已置身在馬路中央。前後一輛輛汽車掠過他身邊。他那裏知道面臨危險，他竟握著拳頭，朝汽車打去。

汽笛聲大響，他揚手高呼。身軀一上一下，像在跳蛇舞。「哈哈！乾杯！」他笑了，高聲說道。

夏太太看到燈光照在醉漢身上，早已看得出是自己的丈夫。她急了，一面喊讓路，一面用勁掙脫人羣的糾纏。

夏雲峯的朋友不理他，行人也不理他，讓他在街心歷盡驚險。警察的影子沒有發現。他這麼走了一程，一輛汽車迎面衝來，他突的跌倒在路中。接着，後面繼續駛來幾輛汽車。

「唉呀！」夏太太的一顆心要從口腔跳出。她恨透雲峯的幾個朋友。「那還算是朋友，比野獸更無人性！」

她衝出酒家，脫下高跟鞋提在手中，然後，以最快的速度奔向街心的丈夫。

一輛汽車放大大燈光向她撲近。她不管，衝過了它。一輛史古特向後駛來，她不理，衝過了它。

她藐視生命的價值和市虎的威猛，她只管往一個目標衝。她爲了那個目標而流血、而犧牲是沒有後悔的。

醉漢跌倒在路中，以爲躺在牀上，一動不動，發出鼾聲。囉囉以最快的速度奔來，她跳上前，拉起他閃避。「呼，」只差一分，她便被撞倒。

後面還有汽車駛來。她費了很大勁力，才把他扶到人行道，招了一輛的士，扶他上去。

他眼睛閉着，呼呼睡去，接着又嘔吐，把她的旗袍弄髒了。

夏太太很高興，付了加倍的車資，扶丈夫進門，一面高聲喊道：「大強、小英，你們快來，你爸回家了！」聲音中充滿了喜悅和希望。

大強和小英却懶懶的說：「我餓得很呀，媽

媽。」

時鐘敲起八下，尾音帶着悠長的回音。

四

星期天，太平湖到處有尋樂的遊客。有三個飲譽半島的青年小說家在邊行邊談。其中一個比較高的是來自遙遠的都門，兩個較矮的昨晚在日記酒家設宴招待前者。

高個子的說：「昨晚那個酒鬼很可以寫一篇精彩的小說。這是我這次來太平觀光的最好題材。」

最矮的說：「我也是這樣想。這世界多麼缺乏友情，我要歌頌那酒鬼的太太。我認爲太太是世界上親的知己！」

「可惜，我還未結婚！」身材中等的說。三個人沉默一會，欣賞在鮮明陽光下的太平湖。湖面平靜如鏡，反映岸上的紅男綠女，十分可愛。湖岸栽種的花朶盛開，蝴蝶蜜蜂在忙碌的飛翔其間。天空萬里無雲，令人心神開朗，自然界是多麼美麗呀！

「啊，大家看。」高個子突對兩人說：「那前面的不是那個酒鬼嗎？」

小說家對酒鬼、流氓的一類人，有特別的興趣，觀察也銳利；他們昨晚坐在樓下喝酒，自然對那酒鬼有深刻的認識。

前面行來四個人。一個又瘦又高的中年男子，額上有個紅痣，就是那個酒鬼。他牽着一個十歲的男孩子，跟一個中年胖婦人唧唧細語，十分親切。婦人身旁的七歲大女孩子，她穿着一條粉紅色裙子，頭上插一朵玫瑰花，美麗極了。

「這叫做浪子回頭。」高個子作家說。

「太太是自己的好。」最矮的說。

「可惜我還沒結婚，享不到天倫之樂。」身材中等的羨慕道。

不談這三個青年作家吧，夏太太現在的快樂已從她笑聲得到了表達！

重遊王城

陳慧樺

這是我第二次遊王城江沙。兩年前跟幾個年青伙伴驅車遊江沙，只是在街場走馬看花，徜徉在青翠的吡叻河畔便匆匆離去，但我却深深地懷念着吡叻河畔的旖旎風光，於是我便萌育着第二趟的流連。

我沒有失望，不久之後，我又來到了江沙。在明麗的陽光下，王城疏散的發射出明麗的光彩。大街小巷，各民族人羣攢聚、流動；你可見各種的臉貌與裝飾，特別的是那些婦女的長紗和長袖的飄動，端媚疏散、引人遐思。遐想這是一光華普照的夜晚，街衢人影颯動，車水馬龍，燈光燦爛；遐想這是一個王城的湮遠歷史、輝煌的故事寫在詩歌的冊上，那是百幾十年前的事，吡叻河在淫雨下憤怒了，茫茫的河水逐漸漲，逐漸的把王城淹沒了。可是那已是許久以前的事了，往後以至現今，河畔王宮輝煌高聳在綠岡上，紅瓦綠牆的樓宇一座座建立起來。愛好自然的人誰都會喜愛，這橡樹發源地的王城，處處可見綠意瀟瀟。

詩的律動在心裏轟動，但我却詫異於自己突然的笨拙，我將怎樣把這美麗的形象綴成千古詩篇呢？我早就想到夜宿王城，慢慢去體會它的特殊風情，所以我決定在

朋友家宿下來。

市區瀕臨吡叻河，站在兩樹遮蔭的河畔草坪上，明麗寬闊的河面漂泊着幾隻舢舨，上游的馬來人便靠這些小舟來往王城；對岸遠山蒼鬱，蜿蜒不斷；近處樹林青蔥，隱隱可見幾間高腳亞答屋。河水緩緩流，洶湧着青山綠樹、幻變的遊遊雲絮，還有那欸乃聲船影蕩漾，似畫似夢。而蒼茫中黃昏遺落，徜徉在河畔，河面彩霞逐漸消褪，在迷濛的霧靄中，對岸閃出一顆顆跳動的燈火，彷彿叢林間燃燒的漁火，暖流自然會在心胸流動。然而我發覺河畔草坪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沉醉的遊人，想是人們生在山明水秀中而不覺其恰美吧？

和朋友在 Rest House 樓上倚欄啜飲，居高臨下眺望，朦朧中河面宛如單上黑幔，閃爍的是。惑的燈火。我並沒有想到挽着愛人的素手，溜到這裏來享受謐靜的美麗，我只想到一個流落青山綠水外的詩人，怎樣望眼欲穿，朝暮徜徉在海濱唱着憂鬱的小調：「吡叻河，母親的河！」又想到對桌的年青伙子，去年從學校裏踏出來便歌吟在橡林裏，而自己呢？在橡林裏清靜生活了五月，風雨來了，只那塵半虛偽半憐憫的一聲，我又得遊蕩在街頭，處處去找尋希望的花朵。我並

沒有感到多大的憂感，坐在桌旁的朋友不是走着更坎坷的道路嗎？從橡林裏出來去遊王宮。王宮所在地，華麗的洋樓高脚屋不少，跟綠茵花卉互襯，是頗理想的境地。望過直刺着天的紅色圓頂回教堂，矗立在山丘上的便是氣象萬千，俯視着吡叻河的粉紅色王宮。陽光照耀着雄偉壯麗的圓頂，朋友說起建築那大圓球的犧牲者，實令人肅然惘然起敬。我們雖沒有攀上王宮去眺望錦綉河山，可是我心裏並沒有感到多大的惋惜。因為至少我已了解到王城的一些歷史，佇立河畔遐想一個黃昏又一個晨早，綠意已在心裏飄動，詩的律動也顫然。

那綠色的王城、那明麗的吡叻河在呼喚！我常常想，朋友也常常想永恆的是長流不息的綠水、是匍伏蒼宇下的青山，那麼在坎坷的路途中撫拾一些鮮花，在遼闊的土地上編織一些夢想，生活雖然沒有大公公巨卿輝煌，可是那又有何關呢？又一次穿梭過熙攘的人羣和車輛，我企圖更深一層去透視這王城的心臟。我們穿梭在大街小巷，從餐館踱入書攤，又從書攤踏進會館

，但我的心是複雜奇怪的，那麼就再讓車子載我到另一個山明水秀的城市吧！我默念着幾行詩句時，我是樹立山坡上，將高聲唱出：眺望你，吡叻河，母親的河！

但時間是不留人的，當跨上車子時，艷陽已直射。雖然我很留念這山城，感激謳歌在橡林裏的夥伴

，兩岸綠樹青山夾峙，緩緩移動木舟雲朵穹蒼，只浪跡千山萬水外，詩人愈徘徊海濱愈思念你！



阿拉貝

(譯註一)

丁·喬哀思作
王敬義譯

傑姆士·喬哀思簡介

一九二二年，當丁·喬哀思的最重要的一本小说「尤里色斯」(Ulyses)在巴黎出版時，那應當是喬哀思慶祝他自己四十誕辰的最好禮物了，在這以前，他曾為此書的出版，費盡心血，幾經磨難，才得如願以償。即使在書付印後，也還引起印刷廠的不滿，因為當校對校樣時，他曾六易其稿。

傑姆士·喬哀思(James Joyce 一八八二——一九四一)生於愛爾蘭都柏林市的近郊，像很多其他愛爾蘭作家一樣，他於一九〇四年結婚後，即離開本土，作客異國。愛爾蘭，是一個怪異的國度，這個國家的人民，雖應該講愛爾蘭語(Gaelic Language)，但它的許多傑出的作家，都是用英語寫作的。這個怪異的國度，在接受基督教之前，根本沒有文學著作流傳，他們所用的字母，名叫Ogam，是只適用來做碑銘的，而在紀元後六百年前，根本無文學可言。愛爾蘭作家開始用英語寫作，是在伊麗莎白女皇(一五三三——一六〇三)統治期間。從那時起，繼續到現在。早期的名作家，包括高爾斯密士(Oliver Goldsmith)，史瑞頓(Richard B. Sheridan)等。但從他們的作品，人們竟很難知道他們是愛爾蘭的作家。一八〇〇年後，年輕的用英語寫作的愛爾蘭作家們發起一個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自是，乃在英國文壇上佔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名作家諸如威廉·葉慈(William B. Yeats 曾獲一九二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王爾德(Oscar Wilde)，伯納·蕭(Bernard Shaw 曾獲一九二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奧凱塞(Sean O'Casey)等更是舉世聞名。但他們都是很早即離開本土，而他們的著作也只能算是英國文學的一部。喬哀思也不例外，在他有生之年，他成年後大部份的時間都是消磨在法國的。

喬哀思的第一本書，是詩集——「室內的音樂」，出版於一九〇七年。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是他的第二本書，於一九〇四年寫畢，却遲至一九一四年始獲出版，因為它被認為「不道德」。此書出版後，喬哀思聲名大噪，在被詆毀的同時，也被譽為廿世紀最有風格的偉大作家。一九二二年「尤里色斯」在巴黎出版，唯直到一九三三年才獲准在美國發行，原因也是「不道德」。但在今天該書被認為是本世紀頂重要的一本小说，已被譯成法、德各國文字。他在巴黎的那些年，一直活在貧困中。一九三九年完成其另一名作「Finnegans Wake」二次世界大戰中，他住在瑞士東北一個名叫蘇黎克(Zurich)城市中的療養院，在那裏貧困、愁慮而終。

「尤里色斯」一書，寫一個人一天中思想，而Finnegans Wake，寫的是一夜之間的事——是一個人在一夜之中作的夢。他的這種意識流的寫作風格，令他的書變得非常難懂。但他的崇拜者則認為他的作品「是有關歐洲心智同道德的紛亂的最有份量、最完整、最動人的說明」。

他的其他著作，尙有「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是自傳性的「放逐」，係一劇本。

瑞蒙北街是條死巷子，除了基督兄弟學校放學的那段時間外，總是冷冷清清的。死巷子底的地方場上，孤立着一所無人居住的兩層樓房。這條街上的其他的房舍，似自知它們的主人過着體面的生活，遂以一張褐色的、泰然自若的面孔相互打量着。

我們家的老房客是一位教士，他是在後客廳裏去世的。由於長時間的關閉，各間房的空氣都

是霉蒸味的，而廚房後那間無人使用的房間中堆滿了舊的廢紙。在廢紙堆中，我找到幾本硬紙面的書，書頁都捲曲了，反潮了。幾本書是：司考特(Walter Scott)的「修道院院長」，「虔誠的領聖體者」同一維多克回憶錄。我最喜愛最後那本，因為它的書頁都黃了。房後荒園中央是棵蘋果樹，還零零落落生着幾簇灌木叢，我曾在

老房客在他有生之年是一位古道熱腸的教士，他立了遺囑，把他全部錢財捐贈給慈善機構，房中的傢俬則送給他的妹妹了。

當冬季來臨，白天變短时，黃昏在我們還不會好好的吃完一頓晚飯時就降臨了。等我們在上聚齊，房屋已都變得昏暗。我們的上空是那變幻不已的淡紫色，街燈微弱的光在淡紫天幕下閃着。寒氣襲人，我們玩要着，直到混身滾燙。我

們的喊叫在寂靜的街頭引起回音。玩耍中，我們跑進街後那些黑漆漆泥糟糟的小巷中去，在那裏我們遭那些老粗指責。或者跑到那些黑漆漆濕漉漉的花園後門處，那裏的灰坑（譯註二）正散發着臭味。再不就跑到那些黑漆漆臭烘烘的馬廐去，那裏有個馬車夫，不是在掃馬鬃，就是在叮叮鏗鏘搖响着扣緊的馬具。我們再回到大街上時，那一帶已充滿了從廚房窗子溢散出來的燈光。要是碰上我伯父正從街轉彎處過來，我們就在黑影中躲着，直到我們看見他進了家門。或者，要是碰上曼根的姐姐從屋中出來，在門階上喊她弟弟進去吃茶，我們就從我們的黑影中瞧她朝街上東張西望。我們得等着，看她是留下來還是回屋去。假如她留下來，那我們就要從暗影中走出來，乖乖的踏到曼根家的石階上去。她正等着我們哩，從那半敞的門中洩出來的光勾出了她身體的輪廓。她弟弟在運命之前免不了要挪揄她一番，而我則站在欄杆旁對她注視。當她挪動身子時，她的衣裙搖曳，她柔軟的髮辮也來來回回擺動着。

每天早晨我都躺在前廳的地板上，注意着她家的門。我將百葉窗拉至距窗框不足一吋處，為的是我能不為外邊看到。當她走出來到門階上時，我的心撞跳。我直奔大廳，抓起我的書，尾隨着她。我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她褐色的身影，等到我們走近我們道路的分歧點時，我便加快腳步，越過她。每天早晨都是如此。我可從不會對她談過甚麼，除去隨便搭過一兩句客套話。儘管如此，一聽到她的名字，我愚昧的血便會全湧上頭來了。

即使在最不利幻想傳奇愛情的地點，她的情影也伴着我。週末傍晚，伯母到市場去，我必得隨行，幫她提一些小包。我們穿過幾條燈光閃爍的街道，街上充塞着醉漢同討價還價的婦女，耳邊是勞工們的咒罵，守在一桶桶豬頭肉旁的店鋪小伙計們刺耳的此起彼落的呼喝，街頭歌者的鼻

音哼唱，他唱一首有關奧·當奴梵·羅紗的「大家都來呵」，或者是一首有關我們本鄉紛爭的民謠。所有這些喧吵合成我生活中一種獨特感覺：我幻想着自己正捧着聖餐杯在一大羣仇敵中安然行過。時常，她的名字跳到我嘴唇上來，成為一些不能為我自己瞭解的祈禱同讚美詞。我的雙眼常含滿淚，（我說不出為了甚麼，）而且，不時的，我內心似有一股洪流要傾注到我胸際之中。我對將來沒有打算。我不知道是否我將永不同她交談，不過，一旦我同她交談了，我也不知將如何訴說對她的這份混淆難辨的愛慕。但是，我的身體有如一張緊琴，而她的話語同姿態，都像是在那些琴弦上撥彈的手指。

一天傍晚，我走進那間教士在裏面逝世後的客廳。外邊黑暗並且落雨，房中寂無一聲。有一方窗玻璃破了，我聽着雨點敲擊着地面，纖細如針的雨絲頻頻的在濕透了的花壇內濺迸。下面不遠處有燈，或者是一扇有燈火的窗子，閃着微光。我為我所能見的只有這一點點而感激。我的知覺似正變為混沌，當我覺得我將失去知覺時，我緊按雙掌直到它們抖顫，一遍又一遍的喃喃着：「呵，愛情！呵，愛情！」

她終於同我說話了。在她對我說頭幾句話時，我是如此惶惑，竟不知回答甚麼。她問我去不去阿拉貝。我不記得我回答了一去一還是一不去一。她說那個千載難逢的寶物會（譯註三），她很想去。

「你為甚麼不能去呢？」我問。

在她說話的時候，她把手腕上的一隻銀手鐲一圍又一圍的擰着。她不能去，她說，因為那星期在她所屬的那個教會有一個避靜會。她弟弟同另外兩個男孩正在爭搶帽子，我獨自站在欄杆那兒。她手抓着一根欄杆的箭形鐵尖兒，頭俯向我們對面的燈光照出她白淨頸項的曲線，照亮了她頸上的秀髮，照亮了她放在欄杆上的那隻手。她安閒的站着，燈光落在她一邊衣襟上，隱隱

照出她襯裙的白邊兒。

「你去好啦，」她說。

「要是我去，」我說：「我一定帶點甚麼給你。」

那夜之後，不論是醒是睡，我的思想都為無數蠢事盤據着。我真想消滅中間這些可厭的日子。校中的作業使我惱怒。夜間在寢室也好，白天在教室也好，每當我要發奮讀書時，她的身影便在我與書頁之間浮現。寂靜中，阿拉貝這字的字音又在我耳中响起，這字音令我心靈耽溺，並且使我受到一種東方的靈感。我要求他們准我在星期六晚上去寶物會。我伯母會為之吃驚，她盼那寶物會不是共濟會（Fresman）的勾當。我在班上答出了不多幾個問題。我眼見教師的面孔從和善變為嚴酷：他希望我不是在開始偷懶。我無法令我那些飄浮不定的思想集中。對於生活中嚴肅的工作的耐性，我已喪失殆盡了，因為，此刻嚴肅的工作阻立在我與我的慾望之間，在我看來，它不過是孩子的把戲，淺陋、單調的孩子的把戲。

週末早上，我提醒伯父，我打算晚間到寶物會去。他正在大廳衣架處，手忙腳亂的找帽子，他簡短回答我：

「一好啊，孩子，我知道了。」

因為他在大廳裏，我就無法到前廳去，並且臥倒在窗前了。我悻悻的離家，慢吞吞的踱到學校去，空氣是無情的寒冷，而我心中焦慮不安。

我回家用飯時，伯父仍沒有回家。時間反正還早。我呆看着鐘，坐了會兒，直到那滴滴答答的鐘响惹我煩躁，才離開飯廳。我爬樓梯到樓上。那些高大、寒冷、空洞的黑房間使我暫忘煩憂；我從一間房走到另一間，唱着歌，從前窗我看到我的遊伴們在下面街上玩耍。他們的喊聲傳到我耳中時已微弱不清。我的前額抵着冰涼的玻璃，瞧着她居住的那所黑黝黝的房子。我可以在那裏站上一小時，除去我想像中褐衣的身影，那為

路燈小心翼翼的照亮的頸部曲綫，欄杆上的手，衣裙下的白邊兒，再看不見別的。

我再下樓時，發現摩色兒太太坐在火爐邊，她是個饒舌的老嫗，當舖老板的遺孀。她為某些敬神的目的而搜集舊郵票。在茶桌上，我必得忍受她的閒話。吃飯時間拖長了一個多小時，而我伯父仍不見回來。摩色兒太太站起身要走了，她抱歉不能再等下去，因為已過八點，她又不願在外邊逗留太晚，因為夜間的空氣對她的身體有害。她去後，我開始在房中踱來踱去，握緊了拳頭。伯母說：

「我怕今天晚上你要去不成主夜的賣物會了。」

九點鐘時。我聽到伯父在大廳門口轉動門鎖的聲音。我聽到衣架在接受他大衣的重量時搖動的聲音。我能聞到這些徵兆。他吃了一半飯時，我要他給我賣物會的錢。他已把這事忘得一乾二淨了。

「人們都上了床，現在都睡過頭覺了，」他說。

我沒有笑。伯母很起勁的對他說：

「你還不給他錢讓他去嗎？你要他等到此刻，已經够晚了。」

伯父說他忘了這事真是抱歉，他說他是相信那句老話的：「只工作不遊戲，會使孩子呆頭呆腦。」他問我要上那裏去。當我再一次的告訴他後，他又問我是否知道「阿拉伯人致他駿馬的告別辭」。在我走出廚房時，他正打算把該詩的前幾行背誦給我母聽。

我握抓着一枚兩先令的銀幣，走下白金漢街，去火車站。街上擁擠着購物者與煤氣燈大放光明的景象，使我憶起此行的目的。我在一輛無人乘坐的火車的三等車廂內坐下來。在一陣難以捱挨的耽擱後，火車才慢慢的駛出車站。火車穿過那些倒塌房屋，爬過閃爍的河面。在威斯蘭·羅車站，有一羣人逼擠到車廂門前，但是腳夫們將

他們攔了回去，對他們說這是開往賣物會的專車。我獨自留在空車廂裏。數分鐘後，火車在一臨時搭設的木台旁停下來。我下車走在路上，藉着一隻鐘面有燈的大鐘，看到時間是差十分十點。我前面是一高大建築物，上面照耀着那有魔力的名字——阿拉貝。

我找不到六便士的入場處，又怕賣物會關門，我便先令遞給一個面露倦容的人，急忙從有十字形轉輪的入口處走進去。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大廳中，大廳為及它一半高的陳列走廊所環繞。幾乎所有的攤位都已關閉並且大廳大部份地方是暗黑的。我認出一種教堂儀式完畢後的靜肅。我胆怯的踱到賣物會中央。有幾個人聚集在仍開放的那幾個攤位旁。在一上有彩色燈掛成「上等咖啡店」字樣的幕幔前，有兩個人正在盤子上數錢。我傾聽着硬幣落下去的聲音。

好不容易才想起我為何來此，我便走到一個攤位去，賞玩着瓷花瓶同描花的茶具。攤位門前，一個年青女子正同兩個年青男子說笑。我留心聽他們講英文時的口音，他們談些甚麼，我却摸不着邊兒。

「約，我可從來沒有說過這回事！」

「哼，你說過的！」

「我沒有嘛！」

「她沒有說過嗎？」

「說過的，我聽她說的。」

「哎呀，……扯謊！」

看到我，那年青女子走了過來，問我要買甚麼。她說話的腔調不理的。她似乎是因職業所在，不得已才對我開腔的。我謙卑的玩賞着那些巨大的花瓶，它們分立於攤位幽暗入口處兩邊，好像是來自東方的衛士。我喃喃說：

「不買甚麼，謝謝你。」

那年青女子把其中一個花瓶挪動了一下，又回去找那兩個年青男子。他們又開始在老題目上扯談。那女子有一兩次從肩膀頭上朝我看。

雖然我知道逗留也是無益，我却仍在她的攤位前徘徊，目的像是要把我對她的陶器發生興趣這件事表現得更像是真事。然後，我緩緩轉身，走到賣物會中央。我護手中的兩便士滑跌到袋中的六便士上。我聽到陳列走廊另一端有人在嚷，說是要熄燈了。現在，大廳的上半部完全變成漆黑的了。

仰視着黑暗，我認識到自已是一個被虛榮心所逐趕、所捉弄的動物，而我的眼中燃燒着痛苦與忿怒的火。

譯註一：原文為Araby，意即「阿拉伯的」

，為一賣物會的名字。此字富有東方色彩，故

Joyce的小說中用了很多與東方有關的詞彙，如「東方在蠱惑」「東方的衛士」等等。原文Araby字音頗具韻調，故一經慕戀之人說出，即繞樑三日。Araby音譯不該做作「阿拉貝」，取「阿拉」兩字，意指與阿拉伯有關故也。

譯註二：灰坑—Ashpits，花園中焚燒雜草及廢物之坑。

譯註三：賣物會—Bazaar，歐美各地學校多必舉行一次賣物會，係募捐的性質，賣物會中有摸彩，打靶等遊戲，收入掃數捐贈學校。此處「賣物會」，係指該城鎮所舉行的，目的自也是捐款行善。——譯自「都柏林人」

敬告讀者

訂閱本刊，請注意下列各項：

- 一、不可在信封內放硬幣。
- 二、緊記將訂閱費放進信封，並將信封密封。
- 三、如係以郵票代訂閱費，切勿貼在信封外面。
- 四、封寄訂費時，請先仔細點數清楚。
- 五、訂閱函件最好用掛號寄出。

「燕風」訂戶部謹啟

海

沙晨呂

愛海，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也不明白自己愛它竟然會變得這樣深，這麼切！在生命的記憶裏，我老覺得：如果欠缺了海的點綴，生活將變得多麼的平板和乏味呀！

也許是自己從小就住在內陸地區的原故罷？每天，我所能夠看到的，都是一座座綿橫而莊嚴的青山；一排排常年駐立而不移動的綠樹。於是，我的心遂嚮往着外界一切動的事物。每當聽到大人們談起翻騰的大海，小小的心靈總是那樣

的激動！我第一次看到海，是在八歲那年。我還清楚的記得。母親爲了追索一筆債款，帶了我到海濱的一個村莊去。車子沿着海濱的柏油路馳騁。於是，我第一次看見海，自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便對大海起了深重的相思……

回家後，我再沒有機會看到海。可是，在夜晚睡眠時我却常常夢到海。夢見自己變成了一英勇的海鷗，鼓動着一雙矯健的翅膀，自由自

在的在宇空飛迴；偶而也飛落在海中的船底桅桿上。我看到了許多不同膚色，說着各種不同語調的陌生人，他們都溫和的對我笑。我也夢見自己是一位海員，駕馭着一葉扁舟，乘風破浪的在夜底

海洋上飄航。海是幽暗的，天上只有稀零而微弱的星燈，在一閃一閃地不時眨着鬼眼……

然而，這些都只是夢罷了。夢醒的時候，便甚麼也消失了。我童稚的心遂墜入一片迷茫裏。

在看不到海的日子裏，我稚小的心靈也無端披蒙上成人們的一份憂鬱。——他們是爲了生活的忙碌和不安定而憂鬱。而我却爲自己沒有機會接近海而憂鬱。我常吵嚷着要母親再帶我去看一次海。可是，母親却總沒有答應過我。每次，當我懇求她時，她老愛含笑地對我說：

「你既然這麼愛海，那麼，長大後，便娶個漁家女做妻子，自己作一位英勇的漁夫！」

我沒有說甚麼。羞得滿面緋紅。但在心坎裏就這樣默聚了。……我們蝨住的是個米鄉。因此，在看不到海的苦悶日子裏，我總喜愛把屋子周圍環繞着的一畝畝稻田當作海洋。

真的。那一望無邊的綠色苗秧，不就像深綠色的浩瀚海水？那密集的稻稈，撐滿着扶疎的綠葉，迎着陣陣吹來的微風，不停起伏的婆娑姿態，不就酷像大海喧嘩的浪濤麼？我幼小的心靈遂有頓刻的滿足和安慰。然而，不多久，我又感到

有些厭嫌了，我童稚的心遂又不禁欲翔向浩瀚的大海了。我時刻都在找尋機會，希望能夠接近海。那是我小學畢業的那一年，學校組織了一個畢業班旅行團，旅行的地點是板城——一個珍珠般閃動

着誘惑藍光的美麗海島。

這一次，我不但可以見着心裏渴望已久的大海，而且還可以欣愉地乘搭我做夢也不敢想象的渡輪。

我的情感是多麼複雜。乘坐上渡輪上，就彷彿猶息在春天草原上，那麼柔軟、舒適和平穩。它永遠沒有母親叙說的那樣蕩動和可怕；海上連一個大的浪濤也沒有。——呵，海真的會像一頭受傷的兇暴獅子，殘酷地攫去漁人們的生命麼？我不期然對大人們的述說產生了懷疑；而且爲大海被詭譎感到不滿！

徜徉在丹戎武雅的海灘上，一邊檢

，一邊聆聽着海濤的澎湃，迎着太陽的清光，反射出一天可愛的碧藍。我們的心都注滿了美麗的幻想。涼冷海水，一陣緊接一陣地湧上

灘岸來，吻着我們赤裸的腳掌，是那樣的親切！

我不會忘懷，和小伙伴们攀上那高高的升旗山上，從稀薄的霧

中，俯望板椰嶼海灣的那暮微妙醉人的畫面：熾微的曙光，從遙遠的海平綫外有如一片黃金般飄臨，瀉落在海裡，海面上泛漾着一片閃

爍的金芒，伴陪着稀薄的霧。這時

新嫁娘，抹上脂粉，披上薄紗，在

水裏沐浴。我也會忘記，夜晚，和小伙

伴們踏着滿街燦亮的燈光，我們走

驅散着旅途的疲憊，帶着一份愜意

芒似的心靈，點點在昇動。呵，處處有星

一份奇異的感覺：這麼夜了，漁人

們還在打撈希望？……

然而，夢是短暫的。旅行的日子

子很快便過去了，我一匹駿馬從時

馳上來了，心靈裏却添上了一份莫

名的淡淡的憂悵！我開始有些認識

也更深了：……

真和假

· 蔡文甫 ·

陳護士長跨出門檻，金太太便猛力撲上大門。一轉身，抓起掛在牆上的皮外套，摔在地上。

「砰……」

一聲巨響，夾著「嘩啦」的水聲。掉轉頭，她才知道自己用勁太大，皮外套的袖子把熱水瓶套翻在地上。熱水瓶破了，水汨汨流著。

她沒有理會那損失，仍在客廳中蹦蹦，尋找洩憤對象。有了，斜撐在寫字檯上的藍邊照相框，真惹她生氣，她為什麼不——轉念之間，便衝上前去，搶在手裏用力擗在地上。

照相框上玻璃四分五裂，相片上的人對她發出淡笑，諷刺還是得意？她雙腳跳上去，連連踏著。那戴近視眼鏡的清秀面龐，變作灰黑色，分不清眼睛、鼻子，再不能嘲笑她白費心血……

想到白費心血十八年，痛楚劇烈。她真以為自己在做夢，但護士長親口對她說的還會錯？那是在無意中洩漏出這秘密的，經她一再追問，才說出宗亞不是她親生的兒子。這使她怎樣忍受？她抓尿、抓屎、照顧吃照顧穿……把宗亞一分一寸地摸大、可以數出他身上多少頭髮和骨頭了，現在平地起個霹靂，說他不是她生的，真把她擊昏了。她該怎麼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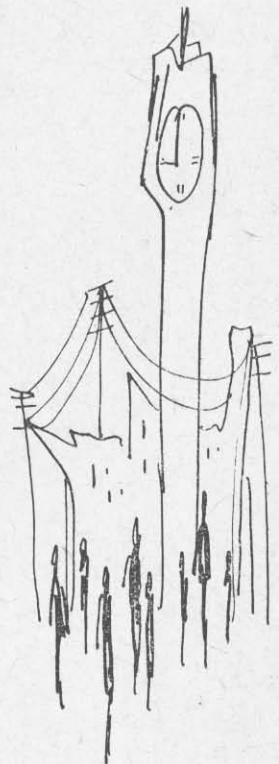
煩悶、氣忿、焦急……許多情緒在她胸膛燃燒。越想越不對。宗亞的身材比父親高。唸起書來好笨。英文、數學、理化老是考不及格。他們夫妻倆智慧都很高，會生這樣蠢材？護士長的

話不會錯，她是親眼見到把別人的孩子掉給她的。她是個野種——她爸爸可能是個下流坯：竊盜、殺人犯、遊手好閒的流氓……，媽媽是個酒吧女，茶癮、寶淫婦……。

長久養育這樣一個別的孩子，真不甘心，看看他高中快畢業了，怕考不取大學，還特地為他請家庭教師補習。對他太優待了。他們夫婦節衣縮食，總想使兒子的生活過得舒服。吃的，穿的，住的，都先讓他。他有什麼資格穿皮外套法蘭絨褲？為什麼要給他唸大學？他的照相框能擺在客廳的寫字檯上？哼，明天就要他退學。幹什麼啊？做木工、礦工、泥水工？擦皮鞋也行，可以賺錢貼補家用，家庭教師當然不用了，節省一筆不小的開支——問題多著哩，他們還能把他留在身旁，當作自己的兒子看待？用野種、雜種來傳宗接代，怎麼說得過去？這得問他老子——

怎麼會是他老子呢？宗亞一定和他沒有血統關係。那麼，算是他的什麼人？伯伯，叔叔……都不對勁。這問題一時還想不通。當時她生產孩子，昏了過去，他老子是清醒的。他們怎敢公開的掉換嬰孩？難道丈夫是和他們同謀？這樣，當然就要贖住她。

可是，他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孩子掉給別人？也許她生的是女孩，他不喜歡——她聽說過，很多父親都偏愛男孩。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女孩，換回一個兒子。古時宮庭裏，不少「狸貓換太子」



的故事！但她不喜歡別人的孩子，她要自己生的女孩。那孩子現在生活得怎樣呢？也在唸書吧？不會當酒吧女，或是落入火坑做不名譽的事？不是自己的骨肉，誰知道別人會怎樣對待她？

她用右拳擊著自己左手掌，在屋內團團轉，實在無法使自己安定下來。天下還有比這更痛苦的事嗎？她詛咒宗亞，怨恨丈夫——恨丈夫做出這樣又糊塗又不合理的事，使自己吊懸在半空，抓不著，撈不著。她要成爲一個無依無靠的老太婆了，沒有兒孫供養服侍，怎麼生活下去呢？

她倒在靠茶几旁的一張沙發上，真想大哭一場。覺得自己的未來太悲哀了。以前的幻想都被這事實擊得粉碎。他說，媽媽，我和你一樣高了。媽媽，我可以抱起你了。不要嘛，我不要結婚，我永遠和媽媽在一起？他結婚不結婚與你有什麼相干？生了孩子也是外人的，可以掉換……

突地覺得有個火花在眼前一閃，她內心忽然開朗起來。掉換嬰孩是不可能的事。有醫師、護士，還有別個孩子的父母，怎能公開地換來換去？那麼一定是護士長記錯或是看錯了。她那時剛從學校畢業，祇是一個實習護士，還沒有工作經驗，年紀又輕又不懂事，誰知她看到什麼人家的

事，硬要套在他們的頭上——不對。不對。她一再告訴她，說是親眼看到別個產婦懷抱中的孩子，抱在她身旁，這怎會有錯？可是，她自己生的孩子到那兒去了呢？不能掉換，那定是死去了。

多麼可惜啊——

「驚驚……」敲門聲大起來。

一定是宗亞從學校回來。她氣昏了不想開門。這他更生氣。或許她會衝著他說：「你滾吧！我不要你這個雜種——」他怎麼想，怎麼說呢？他呆

呆地看著她，惶恐地說，「我不懂。這是從何說起啊？媽，妳不是老糊塗了吧！」「我一點都不糊塗，就是要你滾！懂吧？離開這個家。」離開

到那兒去呢？他不知道，他是無辜的。他還是個學生，沒有生活的能力，祇有受凍，挨餓的份：

……她能眼睜睜看著他受苦嗎——該等一等再說。要和他老子商量商量……什麼，說不定是他老子下班回家。她真有點糊塗了。

她丈夫回來了，衝上前去開門。啊！真的是。發青呢還是發白？他的目光移開了，在屋中巡

視了一週，驚異地問：「出了什麼事？」她覺得心眼兒一軟，淚珠滾出眼眶。十八年

來所受的磨難，痛苦和委屈，剎那間全在胸中澎湃奔騰，她再無法築堤防來堵塞。於是，嘩啷地哭著說：「我好苦命啊！你騙得我好苦啊……」

宗亞……宗亞不是我們生的……她很仔細地看著他。他楞了片刻，像是猛吃

一驚；但一會兒工夫，又變得輕鬆，自然了。那是表示什麼意思呢？男人的忍耐工夫都很強，說話被揭穿，仍會裝得很鎮靜。現在倒要看他究竟

怎樣來掩飾這件事？「這是從何說起呀？」他皺皺眉頭，彎腰檢

起地上的皮外套，用力抖動了一會，放在寫字檯上。「把客廳弄成這樣子，就為的這個……？」

她胸中的怒火又向上升。聽聽那說話的口氣，輕描淡寫，像絲毫不值得重視的一個小問題。但她怎能忍受下去。「你不要裝蒜了！」她伸出右手抹乾眼淚，大聲吼叫。「十八年前的事，我全知道了。陳護士長詳細地告訴我。你瞞不

了。他親眼看見，孩子從別人身旁抱過來——

「好了，好了。」他從地上拾起那打破的熱水瓶把柄，搗手阻止。「妳這樣大聲鬧嚷，太不

像話。讓別人聽了，傳到孩子耳中，影響孩子的心。難道你要我睜開眼看著這個野雜種——」

他慌不忙地檢拾打破的照相框，玻璃，污穢的照片，熱水瓶的銅殼……

金太太眼看著丈夫沉靜穩練地動作，心中對自己的躁急憤怒也懷疑起來。他雖沒有說明這掉

換的事，是真，但他已暗示：不論真假，都要隱瞞下去。他說那會影響孩子的心理，難道就不怕影響母親的瀉漏出這個秘密？這已是既成事實

，怎樣在片刻之內，把十八年之久的事實推翻？不論是真，金宗亞總是你兒子，儘管內心

怎樣痛苦，感到屈辱，但你還得裝著以有這個寶貝兒子為榮——好了，她還得感謝護士長告訴她

秘密。以後，她可以不要小心翼翼地關懷他的冷餓飽餓，時刻為他的學業前途擔憂。不是自己的親

骨肉，無需費那樣多的心血，她落得輕鬆，自在……成年成月不看到他，也不會感到焦愁、煩

悶。讓那野孩子自生自滅吧！丈夫已把破碎的東西，集攏在客廳的一角，

然後坐在寫字檯旁的轉椅上，面對著她，從上衣口袋中摸出一枝香煙，點燃著吸起來，仍和以往

一樣悠閒。她覺得她和他這場戰鬥，她又失敗了。儘管衝突還沒開始，或許只是無言的爭執，她此刻是處在不利的地位。因為她是如此不安、徬徨，而他却表現得像任何事情都沒有發生——

「不要他，趕他滾蛋！」——

「你別離他？丈夫的臉色嚴肅起來。我們只有這個孩子，沒有他在身旁，你不感到孤

獨和寂寞？」——是的，沒有孩子在身邊的世界，確是暗無天

日。她還記得宗亞去波德申參加假期營離家時她老是覺得心中像缺少一些什麼。她要他每天寫

會封信回來，但他一個禮拜才寄回一封信。她一會兒想到他病了，一會兒又認為他淹在水裏，或

是跌下山崖……夜裏常常做惡夢——現在也許會不同。不是自己生的兒子，病死、跌死、淹死

與她有什麼相干？但誰知道，這時她忽地想起宗亞這麼晚了還沒有回家，學校早已放學了。不

是和阿飛們打架，或是遇到車禍吧？該叫他父親去看看究竟出了什麼事……「去你的！去你的！」

「有沒有他，我不在乎。」她說：「一定要查清楚這回事，護士長講的到底是真是假？」

一個產房的太太嗎？他說：「你記得和你同住在一起的丈夫結婚，那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她的父母反對

她和丈夫結婚，所以就脫離父女關係。半年後，丈夫死了，她懷孕才三個月。在產科醫院的產房

內，她非常同情她哩！你已經知道了。」丈夫接著說：「她快要斷氣的時候，還要看自己的孩

子。但她生的孩子，再抱回來——」宗亞現在抱給她看了一眼，再抱回來——抱過孩子——可是，護士長那時是實習護士，前

「不要他，趕他滾蛋！」

「你別離他？丈夫的臉色嚴肅起來。我們只有這個孩子，沒有他在身旁，你不感到孤

獨和寂寞？」——是的，沒有孩子在身邊的世界，確是暗無天

日。她還記得宗亞去波德申參加假期營離家時她老是覺得心中像缺少一些什麼。她要他每天寫

會封信回來，但他一個禮拜才寄回一封信。她一會兒想到他病了，一會兒又認為他淹在水裏，或

是跌下山崖……夜裏常常做惡夢——現在也許會不同。不是自己生的兒子，病死、跌死、淹死

與她有什麼相干？但誰知道，這時她忽地想起宗亞這麼晚了還沒有回家，學校早已放學了。不

是和阿飛們打架，或是遇到車禍吧？該叫他父親去看看究竟出了什麼事……「去你的！去你的！」

「有沒有他，我不在乎。」她說：「一定要查清楚這回事，護士長講的到底是真是假？」

一個產房的太太嗎？他說：「你記得和你同住在一起的丈夫結婚，那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她的父母反對

她和丈夫結婚，所以就脫離父女關係。半年後，丈夫死了，她懷孕才三個月。在產科醫院的產房

內，她非常同情她哩！你已經知道了。」丈夫接著說：「她快要斷氣的時候，還要看自己的孩

子。但她生的孩子，再抱回來——」宗亞現在抱給她看了一眼，再抱回來——抱過孩子——可是，護士長那時是實習護士，前

想起

· 周喚 ·

一個浪人，一段記憶

每當守住一顆星，常常想起
高原上相遇時的美，想起
相戀時少女繫夢的地方
已開遍密密的鬱金花

他心裏就醞釀着夜，醞釀着夢

昔日黃昏星的青春故事，不再
星座與星座間織着的戀，不再
甚至那朦朧的微妙夢境

晚風在挑逗一個浪人，一段記憶
斜簾邊通宵靜待一個熟悉聲音的日子，他會

有過

繫青春於少女裙裾的日子，他會有過

憾落星座的狂妄氣概，他會有過

如饑渴的水兵潛入舞場，在煙中、酒中、女
人和橋牌中狂歡的日子，他會有過……

別後，祈望千里外的島上夜

東方城頭的少女，奇特的風景

會抹去他心靈的一片灰白

當獨步在四季不同的陌生小徑上

夢囈的時刻依然很濃
午夜驚魂的時刻依然很濃

冬的街頭，深巷似的冷淒
沒有伴他而行的人，聽不到故鄉的銅鈴
更不再有人談及他故鄉的風和雨
晚風在挑逗一個浪人，一段記憶
伴和他內心的苦澀旋律
這一夜過後，他說：
看見風的年代算是結束了

夜 渡

藍 蕾

懷一心秋天的色彩
於異鄉原始的靜夜
踏一路落寂 向冬
我輕數人生的點滴

晨時 貼在我窗前的春影
已失落了
失落在
夜的深淵

是狐的媚，是落英的歌？
我沉重的步伐正緊着
十九世紀末的組曲
而鎖我的夢於
蕭索的沙城

午夜的瘋狂把寒冷漫佈四圍
弦月已缺，星的笑意更濃……

長 廊

黃昏了。我踱步在這廊上
廊上飄著淒冷
廊上飄著迷茫
我的投影疊在一個個影子上
我的投影疊在一方方斜照上
踱過這柱子的綠苔
踱過那柱子的斑剝

黃昏。那些流浪人的飄泊
何其孤獨。何其漫長
暮色里。走過這長廊燦然的日子

走過這長廊寂寞的日子
走過這長廊古老的年代
走過這長廊頹圯的年代

我們也像長廊。像一棵杉樹
像鬚鬚。像一炊煙
廊上何其淒冷
廊上何其迷茫

黃昏了。我踱過這長廊
這長廊亦踱過了我的影子
仍有盡頭外的長廊
仍有影子的相疊

· 王憲陽 ·



蕉風月刊

號一三四NDK字准版出

期三三一第

號月一十年三六九一

出版者：

蕉

風 出 版 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

來 亞 印 務 公 司
電話：五二九六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

聯 書 報 發 行 公 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本 售：每 冊 馬 幣 三 角
訂 閱：半 年 馬 幣 一 元 七 角
全 年 馬 幣 三 元 四 角

The
Chao Foon
Monthly
November, 1963.
KDN 431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